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八

汝南周念祖纂

江西道御史駱駸曾爲　國是紛囂已息人情靡

治方深謹直陳言路孤危之狀仰祈

聖明洞燭以銷隱憂以安善類事臣初入臺班祇承

嚴諭以妄言溷擾議處匪類之部臣而以科道之排

陷善類爲虞責成部院申飭大哉王言直欲挽諸

臣論詆之習而共游之淸靜寧謐之途其足爲法

程甚明也臣等仰承德意業瞿然靜俟者久之今

歲序方新和氣充洽居恒憂國台　矢者罔肯勇于

公戰怯于私鬬卽一二挾持黨　儆然埏埴者亦
皆歛同室之戈而修下殿之和太平景象庶幾復
見今日矣第道路之口不勝緦緦過計大都以天
下大勢宮中府中或出或處聲之常山之蛇首尾
皆應而力所不能致者惟是二三新進小臣捧土
塞川怒臂當輪多見其不知量也頃遊清議乍明
紛囂已息茀部院之覆疏何以久從束閣恐
聖意遲疑尋小伺隙一旦禍發必劇蓋諸臣不暇自
危而人皆爲諸臣危之請列其狀夫自言官之互
相蹂籍也此以彼爲邪彼亦以此爲邪

皇上與大臣合而惟言官之是憎也危可知也自言官之多咈忤也　竊勿重臣間有所調護以樹德而德之所被必其呈身獻誠百至私人之門者也闕有所挑激以市威而威之所加必其怒目裂眥愛相臣之過而不愛其醜者也夫相臣方自愛其醜而盡言者翹人過以益之恐相臣之私人致求欲愛人以德而驅邪者務窮之所往以堅其合是大臣與小臣合而惟言官之是憎也危可知也內廷掃除之役其于鬚眉丈夫不相及也何物財虜如趙剛輩者輸金錢以結納好焉　杯酒以娛歡而

中外之線索一人業潛操之近所益以罪惡盈貫之邪洪綱雖漏于吞舟怨已深于彼枉流言啓布遂欲置言官于鼎俎中而附會逆台之徒世又不乏冠裳而禽獸者一則曰密訪以啓告訐之門再則曰御審以開羅織之漸是內臣與外臣合而惟言官之是憎也危可知也英雄之辣手今雖髀肉復生而其耽耽虎視者未有已也陽羅之人貫盾雖萬弩齊發而其皇皇焉鑿者不掩也不休也通逝習以為與援倚當途焉以為地在焉其燃既冷之灰今炎炎者如故行且以彌天之[illegible]斯試[illegible]付

濁流耳是在野之臣與在　國者合而惟言官之
是懼也危可知也嗟乎人臣業已貴躬事　主第
得昂首伸眉披肝瀝膽上不愧
九廟之靈而下毋爲天下後世所僇辱矣即令以言
賈禍身復斧鑕臣等且怡然受之深討者亦毋爲
設不必然之慮爲言官長太息也乃臣之所太息
者則誠有之蓋嘗妄意數年以來言者未嘗不陰
行其意而
皇上顧不蒙納諫之美名
皇上之于言者未嘗不陰用其言而　國家顧不蒙

從諫之實利此則臣之所爲長大慝也何以明其
然也自
皇上深居高拱一切務爲涵容而譽譸成風公車章
滿此一時也大臣之不法小民之不廉有一人焉
晏然免于抨彈者乎有一人焉抨彈既及而猶享
有名位者乎雖反脣以相詆而一矢加遺已成瘡
痏究以杜門封掃丐其身以歸而
皇上不以時許之則羈縻愈堅困頓轉甚終歸于得
請而後已耳由斯以談言者雖不能得之于上而
未始不盡得之于下此臣之所謂陰行其意者也

而欲以受諫之名奉而歸之于上不可得也何者
盈廷之訟囂然咈然各自以爲是而爭之而迄
未有定也見爲塞則遂爲曠窮形盡相若不勝
其通見爲通則無俞無怒無然無不然非者既不
自知其非而是者無由自見其是又不勝褰矣是
雖欲以納諫之美名歸之于上而
皇上不任受也臣之所太息者此也
皇上之于言者雖未嘗亟伸其說而未始不徐用其
人此臣之所謂陰用其言者也而欲以從諫之利
舉而効之于　國不可得也

皇上之于聽言夫旣艱如轉石矣一鬨之市人謂其惟吾言而莫予懲也于是賢者言不肖者亦言不肖者以言去賢者亦以言去去者祇爲玉石之焚而言者祇爲蜩螗之沸　國是竟奚賴焉是雖欲以從諫之美利致之於　國而皇上不任受也臣之所太息者此也浸淫以至今日非特

上不嘗納諫之譽而排擠愈巧究且貽之以屠僇諫官之名非特　國不收從諫之益而排擠愈神究且貽之以空　國不可支之禍與言及此寧不大

可寒心也哉伏惟
皇上穆然深思曠然玄覽審言至而勿謂善也此必
善事吾左右以求進者也亟察之毀言至而勿謂
不善也此必左右近習之人明肆螫于內而陰得
金于外者也亟察之于是獎用獨立敢言忠規讜
論之士疏外插門入幕迷陽郤曲之流亟采憂國
奉公深心苦口之嘉謨而痛屏黨邪害正瞑目反
脣之詖論別黑白而定一懸取舍以示趨則小往
大來陰消陽長一指顧閒而巳成清寧之世界
國家之治安鞏天無極可也臣敢冐昧具陳無任

命之六

甲寅年正月十二日

河南道御史潘汝禎爲邊餉之乏已議内治之缺
宜修微臣感時激衷謹陳其槩伏乞
皇上捐成心禁勦說亟議用人聽言之實以杜空虛
以止狂譟事職從邸報見密永等鎮并其營壘各軍
因月餉不給相繼鼓譟至於飛矢歃血叩城要求
幾同唐末藩鎮跋扈之狀人情共以爲駭而職以
爲此不可駭也蓋 畿輔東西爲 神京肘腋之
地其民間困苦往者朝呼而夕應其軍旅嘗餉視
各鎮亦每每承恩獨先延今災傷接踵軍民俱困
望餉望賑 朝廷既漠漠若不相關然日夕疆埸

仰命於餉不給多者五七月少者亦三四月彼貧饑寒迫身與夾傷之民共此一塊土又稱貧無路求濟無門急而走險情勢必然斬木揭竿之變職等固已慮之所謂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特

天聽日高

皇上未知之耳昨蒙　慨允閣臣之請　特發帑金伍萬且令戶部會同九卿作速詳議窮源節流於以講明生財大道有廼討伏冕劉于下風者廼據議單所開大都搜尋那移惟務備之一法耳借及事例借及鹽課等項猶可言也若太僕寺馬

或有正無佐或有佐無正或左右之不具備則又
空官誰之官事誰之事而吝惜若是有其人非而
言亦非者有其人是而其言實非者討幸逃監察
之霜討則躁討躍冶於趨悅之途則躁恐南北司
水火而謀操其勝緣邪與正互搆而務揚其氛則
又謀有何關緊有何卓見而簧鼓若是則二百年
來內治之缺孰有如此時者乎蓋 國事之必需
人才亦猶營軍之不可無糧餉也議論之當循經
常亦猶營軍之當遵紀法也今日之人才莫苦於
中格今日之議論莫患於傍岐今日之人才既以

門戶二字爲陷穽今日之議論又以黨之一字爲網羅今日之用人才者不務以名實責之於同而徒以離合揣之於己今日之省議論者不重誅啓釁開端之原由而反指駮覆將正爲互訐時局如此又何所不至哉就人論大僚可虛懸也起復之科道可轉禁也廢逐之名賢可百十催而終不庸也厭甚徙之性則誰培當戶之蘭喜呈身之人則甘遺彊項之士於彼朽蠹於此傴肩使耆碩不能效其岡陵之獻少年不能展其壯行之畧此　國運何等時哉尚可不亟求仁賢坐視空虛之毒潰

決於軍餉者轉而移之於人才也此內治之一缺
也就言論密訪可通同也御者之威福可假手也
標榜雖黃攪亂世界之人可出庇也開小人不敢
問之口言君子所唾餘之言饒舌而蒙貪暴以豪
傑之色強口而益奸險以君子之名彼方梟惡此
復雄風使耳目遂疑於腹心臺諫竟尼於掃據此
國是何等時哉尚可不亟懲此輩坐視狂謀之魔
窟中於軍卒者轉而移之於　朝議也此內治之
一缺也內治缺而亟議修之議修之方非
皇上捐去成心嚴禁剿說其道無繇矣夫上何以有

成心下何以有勦說也自奸相先後擅權驅逐異
巳每誣之爲黨以爲人臣之罪無如結黨亂政爲
甚藉此以動
人主之聽無有不畢世而怒直臣者且以黨爲名則
羅織株連甚易合沙下石可無所不中傷矣相沿
巳久年來背公之夫猶動以此術制人不曰四明
則曰顧李不曰崑宣則曰湯韓不曰藎金則曰報
復不曰閉門合算則曰夜聚曉散不曰排陷正人
則曰中傷善類不曰其黨東林則曰其攻道學如
此套語種種難悉有識者僉嗤竊嘆巳久而險惡

之小人借徑之修士甘心效尤夫亦知

主心之所易以聽熒惑者在此故多口傍吹如丐子

拾餘飽者之唾餘自矜爲奇珍傲然爽口快意而

不知其爲有人心者之所共鄙穢也此成心之所

宜化而勸說之所當禁也成心化則

宸衷原無嫌疑左右何能食其意方且一 黜用而

振鷺充途一 賜環而眞品蓮茹依門傍戶之徒

即欲合縱連衡夫推輿之彼即詭而跳之於言而

其爲人生平自一一可覈則用人之途淸矣勸說

禁則賈言鄘於當途邪佞何能闢口方且一 澄敘

而忠邪立判一剖决而是非允協依草附木之妖
即欲佐鬪挑擊夫誰容之彼即詭而跳之於人而
其發言肺肝自一一畢露則聽言之途清矣誠如
是空虛狂躁之害斷可永絕內治聿修即登三咸
五道不外此誼惟旋收畱强之效巳乎故職敢因
邊倒之議而所及之也伏惟
聖明採擇昌勝激切待 命之至

甲寅正月十七日

陜西巡按張銓爲奸人肆言亂政熒惑
宸聽釀禍不小懇乞
聖明亟加竄逐以警羣邪以杜萌亂事臣惟自古國
家之亂必由于小人而小人之亂人國家惟無忌
憚者最甚益其憤盈之氣敢于發大難之端其縱
橫之口敢于造反常之說其陰狠之性敢仇賢妒
善而明鼓殺機其欺罔之奸敢背公死黨而陰竊
國柄若其計得遂其言得行將使是非倒置忠佞
雜揉日月黯淡宇宙晦朦黨錮之禍立興羅織之
獄朋起正人君子迄無噍類而禍移之國家矣故

書嚴震師之防禮著覆邦之戒交亂有刺比干青蠅譖人之譏投畀豺虎皆為杜讒邪之釁而彌亂之原者不忘

聖明之世乃有肆無忌憚若戶部郎中李朴者此正奸人之尤亂國戎首宜急迸諸四夷以禦魑魅矣臣按邸報見朴疏忝科道諸臣乎空駕捏信口汚衊俚言穢語刺刺盈篇似有物以憑之如吹如吹若夢若想其熱炎薰心狂奔氣蠱五官已禍七竅不靈故狂猖迷憒若此鴟梟之鳴無好音豺狼之噬不擇類此小人天性固然亦無足怪然其所言

關治亂安危之大機臣有不容默默巳者貴州之亂
曰科道官結黨要銭驅逐正人紊亂
朝政皆可斬也夫科道諸臣亦有何罪若科道果眞
可斬耳臣請兼數其罪而
皇上試聽焉夫
祖宗朝設立科道付以糾劾之權盖恐堂上有鹿馬
之奸左右有煬竈之敝大臣專擅小官營私故以
耳目寄之科道許其聞風言事以通上下之情而
撤壅蔽之害向來擊奸鋤佞決癰去蠧何嘗不借
科道之力朴槩目之爲結黨徇私蒙蔽于

皇上若此則科道可以不設矣是欲去
朝廷之耳目也紊亂
祖制罪之當斬者一　數年前
皇上猶震怒言官時加　嚴譴遝來
聖度如天未嘗杖謫一人卽觸犯忌諱者亦且薄罰
朴一則曰當斬一則曰此輩皆可斬是啓
皇上殺戮之端而引之于非道也虧損
聖德罪之當斬者二　自
皇上深居大內章奏百入而不報皆起于不信臣下
之心抱杞憂者欲撤兢關方嘆回天無術朴乃謂

科道之參要錢參說事參結黨而揑流言者皆不
足信將使
皇上愈疑言官即異日者官邪盛而寵賂彰黨與成
而主勢孤妖言起而民心惑有以白簡從事者
皇上必曰此不足信也此皆巳貪而糾人貪巳邪而
糾人邪者也否隔之形從此約結不開矣且塞言
路罪之當斬者三人臣事君勿欺爲本有疑于心
不敢入告朴無風生浪無形造影所謂科道官交
結戚畹近侍何不指交結者何人謂挾制內閣部
院何不指挾制者何事謂各衙門無日不說事無

日不要錢何不指說何項事要何人錢且既曰各衙門戶曹亦在其中矣朴司錢穀又爲請託之藪科道官誰曾向朴闡說何不明指其人至于宿娼何事而亦可誣人盜賊何語而亦可出口皇上之前敢面慢無禮若此不敬其大于是説謊欺君罪之當斬者四此四罪者朴巳不容于死矣乃其大罪尤在密訪一語夫聖主明目達聰洞洞朗朗揭日月而行之猶恐在旁之輩窺伺意旨竊弄太阿可寄以耳目使之伺察外廷乎朴云託人密訪將託何人督武周宗藩命悉

人心不附始歸告密之門其後周與來俊臣等羅織朝臣屢興大獄無辜而死者不可縷舉先朝汪直劉瑾用事廣布羣小偵刺縉紳忠臣直士橫罹荼毒或杖責或繫逮或削籍累累相望濁亂朝廷幾危社稷朴乃欲效之耳王日乾何等人所奏何等事而朴引之意欲何為此必大力神奸合謀羣小密結中涓將下毒手芟除正人朴為戎首即出死力耳朴陰賊殘忍即為周與來俊臣作奸人鷹犬為劉瑾汪直以屠虐善類固能饒為亦所樂為乃

皇上何如　王朴何人斯而敢以此事嘗試耶臣言至此即寸斬朴尚不足贖其罪朴言自大臣至百姓無不知科道之貪横無不罵科道之奸欺又言翁憲祥等數人惡其敗羣頓足長歎不敢明言

皇上試召問大小臣工及翁憲祥等使從實具奏科道官果皆貪横耶皆欺奸耶皆當一一斬之且朴之所言者非人之所不敢言與所不能言也不過當行勘年例而發而歸重在東林耳夫行勘年例二事其人各有本末其事互有是非諸臣闗發無餘不須使朴饒舌也若東林聚徒講學豈非美事

然使其隱居樂道閉戶讀書而不預 國家之事
誰得而譏之顧憲成誠賢者也乃三書之失身竟
爲千古難洗之愆其他若高攀龍劉元珍輩直節
清風超超塵表臣等方望其旦晚 賜環登庸相
厄惟于玉立以押闔之奸邪竊道學之名目翻雲
覆雨而暮楚朝燕攪亂世界不得一日清寧此生
類之梟獍東林之蟊賊諸臣交章致辯何嘗于玉
立夫亦爲世道計耳如日玉立方以道學爲名不
必深求則孔子不當辯小人儒孟子不當憂處士
横議矣玉立久居何路自負智囊常爲人入幕畫

策朴前一疏人已疑所從來此疏出而肺肝畢露矣攻一玉立便謂難爲講學以臣所聞篤志潛修耑心性命者東南則有鄒元標西北則有馮從吾時方仰之如泰山北斗誰能指摘之耶又謂難爲林下夫林下諸賢不止東吳一隅屈指海內以臺諫郎署廢棄者蓋不下百餘人誰非忠清正直之品若趙南星王德完鍾羽正白所知龐時雍等數十人尤爲世所推重中外望其進用方若景星慶雲又誰忍齮齕之耶朴爲此言不過借以蓋其奸計耶從來小人巧于行險者未有不假途于正者

也一弟蓋頂呵佛罵祖惟其所欲一見于沈正宗再見于賀烺至朴而愈出愈奇矣臣聞躍冶者謂之不祥之金自鳴者謂之不祥之器出位而妄言以發難者謂之不祥之人人而不祥乃 國家之妖孽也尚可一旦容之哉

皇上即不加誅竄當速罷其職斥歸田里庶可奪羣邪之魄不敢效尤而

國家享清明之福矣然臣于此而不能不責備于臺省諸臣也語云木必先腐也而後蠹生之垣必先潰也而後盜乘之使諸臣大道爲公同心體國無

嫌無疑相和相濟小人即欲覘覦枯之枝分左右之祖自無隙可入乃論論訿訿相怨一方不爭大政而爭遁言而爭名節而爭爵位不爭義理而爭意氣以鈎距揣摩爲精神以擠陷搏噬爲風力以怒罵叫號爲敢言以執拗偏戾爲公是人不論賢否所愛則升之九天所惡則墜之層淵事不論可否同已者非亦爲是異已者是亦爲非事本微也而故張之張之不已而事外之枝葉繁生矣意本私也而公假之假之不歸而意中之營壘日固矣今日言黨明日言脈不見黨與脈在何處盡東西

南北皆稱黨連而蔓引猶未斷也此曰翻局彼曰翻案不知局與案為何物舉大小臣工多遭焚灼而虐焰更轉烈也閱墻之鬬方酣反借一臂于陌路同室之情已儳更延羣盜以分羨彼小人者浮動而喜事幸災而樂禍平居嘗有攘臂技癢之心況示以瑕釁有不利鷸蚌而收功者哉諸臣何不自反也臣又不能不責備于輔臣也輔臣佐

皇上平章天下其大者不過辨人才之邪正議論之是非然謂之平者如權衡然低之昂之而後平非無低無昂而自平也今輔臣主調停之說游移兩

可曾無把持不知今日之人情決非謂停可安今日之　國事決非謂停可了輔臣獨膺　眷顧受恩不可謂不深柄政七年當國不可謂不久周旋于人情世故之中邪正是非之辯不可謂不明且悉何不舉目前所爭諸事而一一爲

皇上陳之某事是某事非某事是非相半某事是不昧非非不昧是孰爲賢孰爲不肖孰爲大賢大不肖孰爲瑕瑜不相掩使

皇上曉然知天下之情而行其黜陟賞罰以成平明之治豈不休哉然臣知輔臣必不能辯此蓋輔臣

避權而遠怨者也臣謂權而私竊之則不可權而公用之不必避也怨出于君子不可有怨出于小人不必遠也輔臣若以天下心辨天下才處天下事是非付之宇宙威福聽之　朝廷忠誠質之天地亦何遠何避之有計不出此而終日言苦言病乞休乞放去既不得留亦虛拘竟何益乎從來無百年之人無二三宰相及今圖之亦已晚矣次輔衙用方新竭忠陳力正在此時若俛仰隨人容容在位與未枚卜之前亦復何異試屈指　本朝相業快人意者能有幾人楊士奇豈不稱賢相而巫

今有遺議者以其始終用將順一法況不及士奇者哉古人云畏首畏尾一身餘幾模稜伴食董狐之筆亦可畏也輔臣又柰何不思然其本則在
皇上矣
皇上數年來厭薄臣下一切封章束之高閣忠言無折檻之旌讜言無抑逐之斥則邪佞之輩何所憚而不爲誠獎忠誅讒彼小人者敢以要領試
皇上之斧鉞哉且也名賢久錮之林莽蒲輪不賁于丘園 廟廊空虛可得乘間而逞若盡舉廢棄諸賢布在要列衆正盈廷則陽氣盛而陰氣消魍魅

魍魎不敢盡行有一二敗類者亦改步回面之不
暇矣止此

皇上一轉念間而竟不省悟不知所亂者誰之國是
所棄者誰之人才耶臣奉使在外儘可藏拙然見
朝廷之上紀綱不成爲紀綱議論不成爲議論每
接邸報輙爲歎息感事觸衷竭其狂瞽是非毀譽
臣所不知矣

甲寅二月初七日

江西巡按韓浚爲刑僻司臣逞臆惑聽樸學術構
黨禍懇祈郎　賜斥逐以正人心以銷危亂事臣
惟自古國家之亂未有不自小人始亦未有不自
小人而竊君子之名始此其人自謂智術籠罩一
世三窟可營百足可託如贊之舌可鼓翺翔朝士
大夫之上富貴功名如取諸寄而不如夫夫也是
心巳死行道羞稱直足以構煽傾危釀成覆邦家
之禍危可恨耳若行人司添註行人劉宗周者臣
竊駭之臣遠投西江素不識宗周爲何如人但據
其刺刺連篇不過拾東林崑宣之餘唾展轉纂藤

何足辱臣白簡惟是學術世道此何等事亦淚出
宗周齒頰間實人心是非　國家治亂所關臣始
不得不斷斷然請　尚方爲利口之誅矣夫宗周
不撓撓自以爲世道慮耶又不自以爲有學術耶
大道爲公何分畛域
皇極之世誰敢異同彼門戶者不知從何而起又從
何而有門戶之中門戶之外旣設界限則有主奴
旣有主奴便生排擊黄髮之摧殘略盡赤潤之戈
矛更歷宗周至今而尚不知其禍之所終也何其
舛耶熊廷弼之行拗天下皆知其非即孫瑋且有

悔心而宗周一則曰救廷弼者誰不寬東林以主使再則曰嫉東林者未有不救廷弼是明謂廷弼爲東林之焰所燎而又惡人之撲滅之也夫殺人媢人談何容易不知宗周欲坐廷弼何罪又欲反坐荆養喬何罪耶顧天埈之被論湯賓尹之被察兩人兩事旁觀者以爲各自有主矣宗周一則曰崑宣之積怨再則曰寬崑宣者未有不嫉東林是又明謂天埈賓尹爲東林之戈所伐而又處人之伺其後也羅織鍛鍊爲穽于國中宗周果學道者乎何見而爲此鉤棘之謀也王紹徽劉國縉之察

處禍挑于排秦危禍淸之假書而宗周一則曰李三才之後書紹徽諸臣不免染指再則曰爲秦人所持是明謂秦人爲借刃而東林爲發縱也竊恐秦人從來墮其術中而若不自覺者宗周又爲點紅爐之雪矣金吾謗牘借山中之影獨激當塗之盛怒兇謀狡計有道者羞之乃險邪詭密播弄係何人品係何情狀而可墮其術中耶旣被之以惡名猥自附于解嘲竊恐賢者有所不受矣尤可異者東林之號不過爲四方賢士考德問業之所顧寔成倘爲東道主耳卽近年投匭之交稍泛人猶

惜之不忍斥言向宗周一則曰養交好事再則曰
標榜雌黃不知所養何交所好何事標榜雌黃何
人洙泗濂洛果有是學術否既明揭以亂天下之
實直不許坐亂天下之罪恐憲成有靈九原之下
亦必有所不能安也嗟嗟自有門戶好事之交以
來陰霾蔽日濁浪翻天今日日四明之黨明日日
崑宣之黨以莫須有之談爲人不可解之罪稍稍
熱爛又易之以崑宣矣不知五品詞林已經察處
便成死灰何術之操以號召天下而宗周一一串
合于廷弼又一一遍及于不直行勘廷弼之諸臣

株連欲盡此猶是越水假書金吾謗牘之故智耶
遺族之禍寧烈于此哉不見夫近日李朴之疏乎
掃除之計益惡益酷舉朝忠憤之士機已危于累
卵而執政者方且陰爲慫慂思伺便以剪其所忌
議論任其各沸璇璣暗裡自操太阿惟吾倒持綠
索由人調弄故或納之于門戶之中則擇人可食
也或揮之于門戶之外則重足難立也人人佇鳴
鏑之指在在驚貫鵰之射舉　廟堂之上無一敢
揚眉吐氣之人日惟斤斤焉寄視聽于一二宵小
之鼻息景象如此　國是尚可言哉古今亂世奸

雄率稱溫懿操莽不知數人者禍至移人國家而
初心只起于欲富貴之一念人而進于功名又進
于富貴孳孳為利無所不至此仲尼示警于鄙夫
孟軻垂戒于雞鳴者豈非莽懿之徒與宗周亦不
少顧惜而舉以奉東林也尚敢言學術言世道耶
夫納殄行之讒者招覆餗之禍與害正之獄者服
最上之刑失天下之心者為萬世之僇宗周何人
斯而敢以一東林與天下萬世盡為敵讐耶故在
宗周自謂其匡救之意過于皈依臣則謂其逢迎
之說甚于辱詈此風不殄邪佞滋張紊亂是非搆

煬黨禍世道顛危將在旦夕不意宗周以一小臣
特起田間
主恩謂何甘負之也亦可慨矣昔少正卯曾之聞人
也直以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立肆之以兩觀
之誅不少假貸今宗周雖么麼而挾持浮說傳會
特事其堅僻何如似之此臣所爲不得已而有
尚方之請也伏祈
皇上穆然遠覽大奮
乾斷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非謬卽將劉宗周速行罷斥以

爲狂悖喪心惑世誣民者之戒庶使天下猶知有

朝廷萬古猶知有學術人心猶知有是非而不至以

一人之富貴貽

宗社之隱憂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甲寅三月初十日

大學士葉向高為憲臣輕謀蒙疑冐昧一言略明
衷曲事昨見御史過廷訓有臣欲借四明以禍浙
人語四明者原任大學士沈一貫也一貫臣師門
墻之誼不薄先歲以　楚藩妖書事與禮部侍郎
郭正域相失臣處師友之間兩懷憂念其後一貫
歸正域沒兩下之結解矣使臣有禍一貫之心為
險薄無行況又借之以禍其鄉人哉又況于其議
論意見之偶同者哉此眞李吉甫盧杞之所不為
也戊申己酉之間言者多云浙人臣曰浙大黨也
碩德名流項背相望柰何以此二字輕置于口乎

庚戌外計孫丕揚出一單示臣浙人之及者數他
省稍多臣問何故丕揚曰其人數原多耳日得毋
以囑補之故而波及乎故移書丕揚力言其不可
丕揚報書言承教公平正大敢不仰體臣于浙人
果何怨也御史歷數浙中之名臣如于忠肅𦤺謂
臣不如此其待臣殊厚固不必遠引前哲即目前
浙中諸臣內而朝列外而藩方督撫以清節宏猷
著稱勝臣十百者夫豈無人固皆與臣歡然莫逆
者也臣縱不能推轂亦何至排之禍之臣在事七
八年浙中何人爲臣所排爲臣所禍御史若明以

告臣敢不任罪以七八年狂事之日如此今日
門而構此小樂何愚如之至于韓敬爲臣門下士
臣甚怜其才科場議起人方罪臣爲之救解術史
之不盡題臣至今不知乃疑臣以敬之故而遷怒
得毋過乎總之臣快口直腸語言不慎道聽塗說
不避嫌疑往往無其心而有其舌無其事而有其
形一生大病全在于此御史之言臣實有以致之
眞臣之藥石也臣心悅誠服非爲套語本欲忖之
忘言而以事關浙人所包者廣如聽者不察爾臣
實有禍浙之心是臣開罪一省之人即幸而見原

臣獨不愧于衷乎故敢畧陳其愚伏望
聖明裁察臣求去迫切併望
聖慈速賜臣歸臣一去之後一切猜疑氷消霧釋豈
但臣之幸亦世道之幸也臣不勝冐昧之至
甲寅五月廿五日

雲南道御史過庭訓爲國事日非剖分宜早懇乞
聖明速秉　乾斷以肅紀綱以安人心事竊惟天下
之大權必有所歸不在朝廷則在宰臣不在宰臣
則在閹臣此古今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若以今
日之大權論之
皇上雖深居靜攝而太阿之柄寧有纖毫之私假借
者然或以獨任之故反生偏聽宰臣雖弄權不使
而禀操之中寧有一事之必得關說者然或以推
諉之故養成大尾于是閹宦輩得以乘釁巧竊而
橫行恣肆且日甚一日矣近日諸臣所舉劾如那

洪盛受之虎據于內高宗杜茂之鴞張于外尤其
显較著者也
皇上聰明睿照出人意表而威福之權嘗示人以不
可測今日之事反非有所疑而未信也或有所恃
而徐發乎乃臣竊以爲是不可緩者則高宗之處
分而是不可開者則藩地之自行營業也夫宗之
横極矣其結怨地方之狀諸不具論若其貽書以
駡辱粤撫露刃以刼制閩撫明火而殺傷無辜違
禁而私造海船目中寧知三尺乎按法之罪則當
坐以反叛之律或姑予之以不必亦嘗速令撤回

如昔年陳奏故事倘再隱忍不決將來之禍更有
不可言者匪所以安地方亦豈所以安宗哉是今
日所不可緩之處分也至東南財賦之地不以給
藩封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近日　福王之奏討藩地或偶
惑于人言而不暇查夫
祖制耳
皇上若以大義爲愛不以姑息爲愛當明示之以
祖法不然或以征解之權仍歸之州縣亦所以全
福王之令名也若既與之以地而令其自行取討

卽　福王之仁慈有素而奉行匪人又恐開東南以騷擾之端矣無乃非善爲　福王計乎是今日所必不開之釁實也臣因是而有感于閣臣之擔當宜力矣夫今之閣臣卽昔之公孤也公孤佐
天子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今閹宦竊
皇上之權而肆行無忌則陰陽不調莫此爲甚得君之專行政之久如葉向高者正宜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擔當　國是爲巳任乃動以江夏歸德爲護身之符以四明崑宣爲陷人之穽甚且借江夏以結好楚人而楚人不受又欲借四明以茸心淅

人是曩者蘇張遊說之術而大失休休斷斷之度
矣臣少時讀薛文清傳有三楊欲一識其面而不
可得等語臣心重之爲諸生時館于先年孫簡肅
家簡肅嘗向臣言曰凡權要門小人固不可呈身
即君子亦不可親暱昔年在比部時與徐文貞雅
有師生之誼者而公見之外從無私謁臣心服其
言併服其人至今奉爲韋弦臣非不知世情之當
趨不敢失吾儒之家法耳故客冬會議庚戌科場
關節之時偶見當事者欲以不謹處韓敬臣雖與
敬同鄉非生平相與之素止見不謹之處無當于

關節之罪故力主勘之一說而不與書題之數有一臺臣向臣言曰此鄉曲情重之故也臣直折之曰臣知有　國法不知有鄉情若以鄉情之故何不推戴朱國禎而乃庇護韓敬乎臣有意輕韓敬之罪亦非有意阻國禎之來真見夫　國法之不可私意牽合而直道其生平自矢之本指耳

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不謂人言藉藉指以此為臣罪案而閣臣或亦未之諒也夫閣臣倘惑于人言而以此為臣罪即竄之逐之亦無不可何必宿慾藏怒庤形之口吻不曰此浙人之為四明則曰此浙

人之爲韓敬意使悰邪小人窺其意指而動與浙人爲難乎夫四明之罪無逃于公論者臣亦何能爲之諱若概論浙人如劉文成之運籌于忠肅之決策王文成之戡亂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世廟時鎭守內臣之撤回亦浙人當國之事閣臣視之有愧多矣從來權奸之罪止及其身或波及其子孫未聞羣連其從未識面之同鄉猶羣逆于去位十餘年之後并東西南北之人意見議論稍稍相左而動以四明等字加遺也穌壓而焉與以管

叔為兄而有周公父子兄弟間已自不相掩矣況
風馬牛不相及之人乎昔年分宜敗事之後曾有
此慘毒否曾有此傾陷否閣臣誠一查之夫浙人
年來當陽九之阨在位者僅言路數人耳九列大
臣能有幾人乃謂浙人能空人之國天下其誰信
之語云藥石不能生我浙人中臣不能盡知但有能
特立獨行而不隨波逐流正閣臣之藥石也樂美
疢之獻而忌藥石之規公忠體[illegible]國之誼其謂之
何然其本尤在于
皇上也喜同惡異閣臣之訑訑誠無辭于天下乃[illegible]

紀之淩夷已至如此之極而猶當斷不斷當剖不
剖幾于以天下爲戲矣伏乞
皇上速令閣臣擔當任事毋仍襲稱病稱苦之故態
而目前緊要事如高宗等之横肆者即與處分則
光
聖母于九原至孝也起赤子于顛危至仁也魍魅不
敢横行而冠履不至倒置又至斷也將玉燭常調
而金甌永固矣臣不勝待　命之至
甲寅五月二十五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爲直陳空 國之禍以銷[illegible]

謀以祈

聖斷事自邪臣李朴狂吠被參以來其支吾轉辨者惎幾變矣昨者不知從何處乞得舊本灑套敷衍一番而以王盟空國加之浙人也夫斯言出于朴口浙人便可幸無罪矣第聞縱横者曾見于入楚之竿擅柄事者曾用爲對客之深談而朴遂承望披倡則浙人之爲時情刀俎也危矣哉見忌浙人者以舊輔沈一貫爲戎首一貫以首揆而柄政有所行事犯天下之公非一貫自禍且流禍浙人之

禍浙爲幾空矣能禍天下哉　國之空也請言其概則朴所云淮撫招權其根以也淮撫李三才之被論也借東林以爲衛于時攻淮撫者半救淮撫者半攻東林者半救東林者亦半玄黃之血雖殷芟夷之禍未見辛亥內計太宰孫丕揚以衰年用事旣無聰德兼有偏心其鄉之親暱左右者因緣爲奸藉元老之聲勢張小人之羅網密語偏詞誘謀合算以售其欺夫太宰入耳之言篤矣偏有所聽悍然行之于是攻淮撫者攻東林者屛逐殆盡斥者落職輕者外遷一時端人善類成蕭條景象

比後之憤憤不平訟言察事者亦相運飄零以盡
若抱蔓之爪傾筐之墜也泰坑實深涓波姝惡堊
國之禍職由于此追論往事者方裂背豎髮不勝
憤惋而朴乃援拾餘唾趨承風旨以駕禍于浙直
以黨橫二字籠罩科道諸臣是臣前疏所云以四
明爲穽于臣省以臣省爲穽于天下即李朴欲盡
殺科道百餘人之初心也嗟嗟李朴一么麽耳外
倚內援便欲以密訪陰謀蠱惑
聖聽使清流白馬之禍見于盛世也豈非踵前人空
國之餘焰耶茲且遁詞強辦謂密訪不同告密夫

不有訪者其何以告密爲訪即密爲告之門也朴
密訪之後復有御番之說此其心不盡中朝之端
亮而死于劉瑾汪直之流其心不厭也尚謂之保
君子耶朴疏引誅少正卯烹阿大夫以爲証夫言
僞行僻正卯之罪也朴之奸十倍正卯恨月前秉
成者無能明正其罪耳有之則朴之首惕于兩觀
久矣齊威王一中主耳左右之譽言不入毀言不
入故能烹阿封即墨今即墨受烹而阿大夫居上
賞矣密訪之害何人哉朴既得罪于公論得罪于
天下萬世乃不耻續貂據扳廢藉如以鮑肆

芳爾使諸臣不能無斜

皇上不能無疑而　慈恩

帝澤不早布于普天率土者皆朴爲之玷也且諱言者以巧阻是猶藏在門嘉客不至而以叱去者爲罪也眞可爲不自知矣諸臣待罪言路　國家大政大要所不能竭力攄獻者多日爲狂邪之口煩費辭駁如童子以瓦礫相擲也殊傷體統心甚羞之第以是非所關不容隱默故就疏再駁以瀆

聖聽至朴加臣以汝州之賄夫汝州官耶地耶人耶茫然不解乞

皇上勑朴使訟言之臣請實按其事即此以定其說

讒之罪耳惟

聖明裁察施行臣無任待 命之至

甲寅五月廿六日

廣東道御史毛一鷺爲邪臣情窮撒賴巧張機彀
狂逞罵詈謹平心據理再一剖析以祈
聖鑒事臣前疏爲起廢事酌放增美末段祗以李朴
帶言懼爲、盛典之辱原無深求復因朴疏於狂
吠中提臣擅改勘議復再疏駁且剖之語平而理
斯朴理窮說窮再無抵飾已丟去一段妄扯情詞
逃而言及事外之事人外之人忽無端而有權奸
遺害一疏許惟沈一貫可以涵拖浙人可以遍下
毒于浙人盡臣于姚宗文皆浙之人所先後發其
濫竽者故拈一貫爲阱于國中羅全浙而陷害之

不知此等題目皆十餘年攀誣飛栽之濫套言者無味聽者可笑且朴此番不根之說既不照應從前發難之語又不照應近日濫與之事不第裝嫁不來亦且粘合不上臣姑置而不言數日來銓部因起廢濫廁朴名公論不容自知錯悞屢乞另議朴自揣再無濫邀之理悲憤交叢眦裂血瀝而臣及董廷策又彼所欲先諸臣而推刃者故復捃摭舊語爲新題改逢迎爲挑激苦挈擅改欲以竒禍中臣計快其飲恨之私耳豈不知臣勘處二字原謂

朴奉

旨而經部院勘處有也故曰奉
旨勘處未嘗云奉勘處之旨也以文會義詞意了
然況臣所謂前疏內未引全
旨之語未引何從攙改何用曲解即朴心口自評亦
豈不知彼不過逞其殺人之機鋒輒以、
皇上太阿鼓謫唇舌間而前日請訪請拿請斬之曲
智耳臣兩疏見在情理易見朴雖潑賴其何能潑
賴也惟是浙人為時側目年來權路者不啻疾
風之掃秋葉近日見竿牘之蜚語又聞客座之私
談每每不能忘情于浙人朴固有所窺何以耽耽

向浙當事者果欲刀俎浙人請自臣始實所甘心
獨柰何以誅夷之權寄于朴口吻間哉至朴所云
密訪今復添出許多密字以遮蓋告密發難之本
心不知朴前疏所引王振劉瑾諸人實明明指若
輩而言且明明指若輩非大奸巨惡皆可寄耳目
而言是朴且欲以　朝士之命盡挈而懸諸閹寺
之手又何怪朴之欲螫紛臣耶臣恥爲忿詈之語
與朴鬬口特以舉朝之公譁上祈
聖明之鑒察臣不勝懇切之至
甲寅五月廿六日

雲南道御史過廷訓爲臣疏有拂臣心甚乎再一
剖析以祈
聖斷事臣猥以譾劣荷蒙
皇上簡拔置之言路碌碌班行誤無建樹溺職之罪
其亦何逃惟是瑣屑不以瀆聽違心不以出口風
影不以加人則臣自矢之本指前後諸疏一一具
在
御前
皇上可覆查也日者高寀之肆横與蘆洲之自行管
業關係地方甚大而四明浙人等語習聞于長安

者甚熟故臣力以處分撥當爲請而且于入告
皇上之中微寓規諷輔臣之意耳頃得輔臣葉向高
一疏具言不忘舊輔門墻之雅并述向來厚望浙
人至意而庚戌科之事從中多所斡旋此一段議
論實臣從來所未聞亦長安所未聞也弟與臣借
四明以甘心浙人等語則矛盾殊甚而亦大非臣
生平風影不以加人之本指矣敢借一剖悉先是
于玉立以勘熊廷弼事貽書楚人中有浙與齊俱
有深機正欲鬬秦楚而于中借機柰何楚中人亦
惟憑氣以發乎此書傳播長安時臣心已竊疑其

專與浙爲讐矣無何而輔臣之言傳播于外者似
與玉立之書合又無何而起廢一節原係各省言
路之糾駁而李朴之專攻浙人者又與輔臣之言
合臣是以且疑且信且恐天下陰逞空　國之毒
而反駕罪于浙人浙人橫被羅織之慘而獨歸罪
于輔臣又恐借四明以箝制浙人而復于四明之
外轉生題目借浙人以驅逐異已而復于浙人之
外更多苛求敢以傳聞之語直告
皇上亦冀輔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意也至庚戌
科場之事輔臣誠欲爲韓敬救解乎若臣實無意

庇護也正見　國法不當如是故不敢與畫題之數于會議之次日即投揭于輔臣畀之廷名一見于禮部之覆疏再見于翁正春臨去之疏輔臣尚未屬目耶若輔臣所云浙人爲四明爲韓敬等語臣實雖有所聞非風影之訛傳也且輔臣于臣雖一面未識憶昔庚戌入計時輔臣曾于臣督治部民田大年前道及各省邑令治行于臣獨多所奬借大年以此服輔臣之留心于人材而臣則愧不敢當也然亦謬托知己故敢以人言之籍籍者自附他山之石而臣更有進焉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

則交游當愼而出好興戎惟口是係古人所以重

三緘之箴也矧端揆之地尤萬耳萬目之所注乎

輔臣年來于紛紜　國是亦費調停之苦而多不

滿于人意者或于交游語言之間未一詳愼耳承

望風指之人率多無脛而走無翼而飛矧業有其

言誰肯信其無心業有其形誰肯信其無事更望

輔臣之熟思也故臣初入衙門特曾以融我見杜

株連等語入告

皇上今日朝紳之中借四明崑宣等語以株連無干

者不可勝紀則臣益不幸而中也臣不獨爲浙人

憂且爲異日閩人憂矣而要之株連之未杜總緣
我見之未融耳小臣之各持我見總緣大臣之未
融我見耳則盡融我見以擔當　國事臣于輔臣
有厚望焉無借一去以塞責也更望
皇上嚴
勑羣臣毋再仍有我之見以横肆株連之巧而章疏
中有以四明等字概行汚衊者必罪無赦則人才
幸甚世道幸甚臣不勝待　命之至
甲寅五月廿七日

附于玉立與郭宗伯瑨書

令岳葬地未定不肖本懷欲於友人中精形家言者相攜同至沙羨一兩月間或遂可辦此事豈意風波横作浙中神奸姚文蔚岳和聲主謀四播流言煽惑朝貴陰謀險計靡所不至即湯賓尹及韓求仲無端相仇皆此二人多方離間挑激以致湯韓竟入迷魂陣中更不得醒向來劉廷元過庭訓皆平湖人與和聲同郡其論不肖之疏皆和聲手筆而立謀則文蔚也不肖入楚取道于浙仍弔其乃翁渠知不肖遠行遂令人流播入長安云不肖

走燕代人謀大拜其借言在淮撫而其本謀則恐枚卜中萬一召起歸德故以此埋根伏案使歸德公自疑自愛而不敢出山後知不肖既到楚中恒恐楚中言路有証舉不肖之在楚而爲之辨誣者乃多方設謀云令岳久與不肖絶交而言不肖之負友楚人皆相仇以疑誤貴鄉耳食之人而無何忽變端云熊芝老之勘不肖亦與其謀夫賊荆之忽搆正不肖窮冬在道路之日豈有分身之術耶此不滿有耳有目者一笑而近以貴鄉官稱諫之疏致死攻不肖則淅討已行矣[illegible]關學[illegible]之妙

乃不肖有生以來所罕見江南士風翕然一變不
肖逢人極贊且以令岳身後家事遷恃并恚恨不
能遂登卿寺以庇諸孤此中士夫子弟見華者恨
之入骨謗四起而不肖與姜養冲二人分折其衝
周春臺史啓愚皆以其子之在劣等者頗有惡聲
而不肖因言人家子弟正使之有所警發自奮乃
為福滋大若但仇上官使之傲然自是則其弊不
可言矣況使熊公祖聞之亦如房學院收事將劣
生儒文字盡行刻布并上長安則其辱何可支史
丈老成尚不為怪周春臺竟以為不肖將教熊芝

老刻文以辱之遂恨之刺骨而今更以不肖溥於
熊芝之老爲此言當下拔舌地獄也況敝同年賴東
魯爲狂童所辱芝之老處此痛快人心而湯霍林從
中傾東魯詆芝之老以收人心此不肖所確知者而
今以附宣城艮爲可笑近來紛紛自是國家氣數
夙稱君子者皆以宣城等障眼牽及芝之老因而激
怒楚中臺省使浙之奸人得乘其間以售其讒然
齊浙之攻總憲不過欲以誣楚借楚以逐總憲而
其心實非愛楚楚中諸君子若有識鑒但當因齊
浙之攻總憲反出疏平之云一抝足以併

朝廷之法定衆論之紛紜且可以白熊某之心迹簡
中盛氣而爭不過芝老批案中牽及湯施一語此
亦易辨明若當時楚中臺省計出于此則總憲當
必愧感速勘速明不日芝老之出何等光明俊偉
今却墮浙人之計㔟
旨既不可反總憲又以行此事急不可結局是誰之
過歟而今更附和浙人以攻不肖將指妖書始末
亦非郭宗伯之手筆乎弟視富貴功名不啻幻夢
至于禍福休咎决有定命一任此曹之安排傾陷
决不爲之皺眉但與令岳一段千古交情耻爲小

人所株今且聞僞造一絕交書將欲飛布如此則
令岳一段鐵石肝腸不將爲小人糞土故特詳以
告兄兄當精心密計投機攝會第一在點醒熊芝
老因而徐徐點悟貴鄉人此亦令岳身後一端要
事而復有關于世道人心然萬萬勿言得之于不
肖切祝切切祝不然又增一番口舌而齊浙之人知
叅破其玄機必剚刃于我腹矣密之密之愼之愼
之

河南道御史彭宗孟爲宦禍日烈黨𡸁日深懇乞
聖明速奮乾斷以圖治安事臣竊惟自古國家之患
莫酷于閹寺之竊權善類之黨錮有一于此足以
亂危兼而有之能無杞慮頃起廢之臬諸臣糾正
之大都處邪正之溷淆是非之莫辨而臣以爲不
必慮也葢稱義必害于嘉禾魑魅自憎夫神鼎今
據部臣李朴所舉詈而槩殺者若而人所愛護而
投款者若而人類旣曹分品因各別則邪正何嘗
不明也公惡償非僉合衆口豈能盡誣朴之言曰
參臣者凡四十人敢鳴公道者無一人豈天下人

心盡瘁耶可見公道不容人心未死即愛朴者不
能為一辭之解則是非何嘗不定也臣故曰不必
慮也臣之私憂過慮惟是宦禍之日烈而黨釁之
日深我
皇上神機獨運乾柄自持雖馮保張鯨之盤踞一旦
去若承蜩故二十餘年　高拱穆清而内無旁落
外絕矯誣海内晏如也近來邢洪潘朝用盧受樊
用杜茂相繼橫肆至高寀厈兵焚劫明作異圖罪
惡貫盈交章塡案適見廵撫袁一驥之疏則同知
陳豸寀與勢必不能兩全閩省旦夕流血乃

天討尚稽何耶竊聞道路奸邪抱首新圖報之謀爲
掩土重來之計交通近侍誣陷忠良或厥校之報
単或箕仙之托筆興巳則曰大奸惡同巳則曰社
稷臣織貝聚斂非朝伊夕猶欲假借縉紳之舌實
其銷骨之讒于是倡言今無王振劉瑾之人昔有
密訪御番之例此中之邪謀一售高宗之密奏遂
來萬國同心有如呼應致
皇上視彈章無一可憑之事言官無一可信之人誣
抵督臣不問挾辱撫道諸臣不問稱兵妄殺不問
而惟衆之所欲爲過此以往獨有通夷反叛巳耳

皇上柰何眞以寀之容告爲可據其以王振劉瑾爲
必無而不亟行正法乎尤而效之更有不可言者
所謂患禍之日烈者此也年來爭淮撫爭考察爭
東林玄黃之戰巳酣涇渭之將來未判雪消睍見
無路藏身計惟有舊輔沈一貫夙犯公論可借以
籠罩言官可借以掩遮垢穢于是不問其人之曾
否識面官之爭否同時一觸奸邪之鋒卽推四明
之黨甚至如諸臣駁正起廢一事有何相涉亦羣
附于四明之流毒浙人之主盟則凡官府朝野之
間禮樂刑政之類少持正論便納黨中使言官無

一事得開其說而後謂之非黨歟途日自竟四明
爛套言之呃人更創話端暗排新穽不知浙中言
路數人獨立行意各抱孤忠
皇天后土實惟臨鑒若浙人而肯擁戴何不趨時情
所共附而反屬舉世所久忌者哉嗟乎昔之黨錮
在標榜之相借今之黨錮在萍水之未逢昔之黨
錮在同方合志之謀今之黨錮在特立寡儔之士
世道愈變正人愈危臣等浙人誠不忍見清平之
時鬧白馬之禍儻蒙擯斥實所欣然第不知 國
事所終耳所謂黨寞之日深者也臣再惟空國之

禍于浙人亦有可言者庚戌以前臣愚不及知辛
亥以後外臣小臣始置不論大臣中輔臣李廷機
大司徒趙世卿太宰孫丕揚少宰蕭雲舉南少宰
史繼偕南兵黃克纘掌院事孫瑋太宰趙煥先後
各以事去老成去 國班列爲虛此其禍起于浙
人乎起于他人乎獨副院許弘綱之去自丁元薦
首攻之此其人又朴所稱浙之正人而非其概欲
殺之浙人也若少宰王圖翁正春以公論不容而
出浙人亦不能違公論耳至浙人之見惡于奸邪
別自有故謹明白告

皇上而與天下共質之先是枚卜未上于玉立遺腹心鄖于玄來寓能仁寺中徧處招摇擁戴其甚臣等各相鄙笑以爲詞林業在需次雖欲避之不能況下由　廷推上由

聖簡販夫豎子何能少與不過襲前日之故智効奔走之微勞作棍徒擅太歲之行逕覬其時居爲巳力便其私圖語聞于人目側于浙矣于玉立又遣人說臣等有所擁戴無一應者誠不敢趨附以失其生平非有意阻撓以防其進取不意遂以排陷告浙人也後諸臣中復有勸臣擁戴至于動色臣答

以鄉曲之誼嫌于阿承糾繩之司不宜保舉直自道其本分宜爾熱中之途輒爲浙人不相容之罪案怒愈不解顧念非當塗不足以鼓衆非托四明不足以驅除又恐止據浙人不肖擁戴之一端無以動當塗之傾聽乃彼此搆言轉相浸潤幕中畫策之際紙上告密之詞今日進一言曰浙人合算欲爲四明結黨報仇也明日進一言曰浙人造單欲以賍私裝陷輔臣也以剝膚之灾默動輔臣而且自結其微誠以驅除之術顯寄四明而因別洩其私忿在輔臣豈遂哄羣小之傾陷而依人飛鳥

道聽途說而豈知設械之隱至此哉臣一念愚忠至死不悔設俎以待甘之如飴第求事理一明則盡逐浙人以成羣小先驅之功無所不可何必以四明累浙人以浙人累天下而蔓延不已也敢因黨慕之說而并及之伏惟

皇上大奮乾斷立罷高寀干法仍　勑大小臣工各捐畛域共濟時艱庶法紀不致凌夷　朝端不致枳棘易亂為治反危為安臣不勝翹首企望之至

甲寅六月初二日

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今起補未任王宗賢爲懇

臣萬懇設 閣臺臣忽有論列敬摭疏剖析仰祈

聖明亟行 廷勘以全名節仍加祇斥以清銓政事

臣 請告在籍蒙

恩起補緣病疾未愈不能赴任具呈本部候代

題間于七月十五日接邸報見貴州道御史吳之皡

疏陳起廢而詆及臣謂爲漏網大奸爲辛亥察事

發也夫辛亥之役迄今逾三載矣當時臺省中風

采稜稜如之皡者固不乏人未有言及臣者曾有

私于臣耶毋亦其視聽時事聞見甚眞知臣諒臣

未忍剿辦于臣耳然以負時望者二三人察處臣
堂官被人指摘不能為之分過心甚愧之方引咎
待罪弗以人言之未及而遂晏然自安也乃臺臣
舉當日始末之故一切坐罪于臣則不容無一言
以自明者文立縉臣同官次當于察部推已上而
臺中論沮之乃謂臣嗾人論去臺中論人者人嗾
之耶則臺臣今日之論誰嗾之也想當時門戶角
立議論蜂起識者有隱憂焉懼以其身置于是非
之介臣獨何心能不悚惕乃謂其挽究而脅之抑
何利而為之耶不情甚矣金明時實同門友也何

有痞恙步履稍艱渠衙門以為當處然以臨期論
王圖之疏臣堂官欲姑恕之適云疾首蹙額歸過
于太宰反謂太宰欲處之耶又云傳語送單下石
于心交然則吏科河南道之單臣當送而不送耶
何謂効媚也太宰當代偉人老成正直固非人所
能媚臣之戇不識時拙難用世亦非能媚人者而
謂臣封固太宰之耳使不聽副院許弘綱一言弘
綱正與臣意見相同者凡臣所不能得于太宰者
弘綱一言之多所聽納察事之未盡失者實加賴
之臺臣其未之知耳況太宰之耳目原自平亟其

為假書所移臣千言萬語不能回轉嘗以此自愧自恨未敢語人迺謂其糾合密謀私所欲處之人外有成議入告太宰言聽計行夫其所鳩合者何人密謀者何地私所欲處者何人豈可以空言懸坐耶憶當時人合謀倫單揑書反問原自有人人所共知而强以坐臣其未之思耳惟裔應甲素係同鄉頗為臨時衆論不與閑畢膽列臣堂官欲重處會以手書[illegible]臣戒其勿救臣反復辨論以為新參淮撫頗負時望臨期始得外升此臣正無私處而應甲御臣[illegible]恨臣一揭再揭譏凌詬詈臣亦欲出一

揭應之商之堂官謂狂躁之人失意之後不足與較坐是中止登陰行其事而陽避其名耶乃臺臣之所與累者在結黨行私此前日李朴所加于臺省而臺省不受者乃借以陷臣益謂之結黨必朝夕與同其利者也必聚族謀傾人者也而臣之黨爲誰謂之行私必兩衙門無異者也必吏科河南道公議未同者也而臣之私處者爲誰以臣之堀焉孤立獨行無與恂恂公謹而謂之結黨行私臣雖死不服矣至于踪跡平生硬加醜詆管倉也而謂其賣米則詰問之倉役士官也而謂其納賄則

請問之士司考官也而謂其索謝則請質之中州
士大夫稍涉常法甘當重典若所謂飲食必要銀
鍋則又矢口添揑代人項帽益不知其解矣惟是
謂當日之共察事者大宰去矣副院去矣吏科河
南道去矣而臣以秉筆打印之人尚係名仕籍其
何辭以謝諸臣誠爲確論臣又何敢愛一官不以
慰言者之心快忌者之意耶嗟嗟世態江河愈趨
愈下狂瀾一倒善類駢戮臣一人之是非一時之
毀譽甚微而終身之名節甚重邪正消長之關否
泰倚伏之勢

國家興替之由未必不係于此伏乞
皇上勑下部院從公勘議當時察爭臣果結黨行私
臣甘萬死如之畀無端汚衊亦乞昭雪以勵名節
仍卽褫臣以謝之畀以清銓政臣不勝待　命之
至
甲寅八月初一日

陝西道御史劉廷元爲察典成案已定救弊公論

宣彰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以維紀法以快人心以圖世治安事切覩年來議論所由紛紜不巳者則以辛亥北察之紕繆爲之祟也頃者御史吳之皡將叱馭巡方復抗疏論往事參及原任考功司郎中王宗賢藎撫今追昔不勝世道人心之慮焉宗賢具疏自明大意謂往者計事曾費調停不甘受黨媚之名而于　計典之失不能爲之諱夫辛亥計事雖儀察復生安能爲之諱哉眷冢宰孫丕揚無兼聽

並觀之晳有塞聰閉明之累志潛移于讒諂權勞
落于左右吏科河南道與臭味相投聲勢相資更有
爲鬼爲蜮者行竊符救趙之術假書儉發揑書辰
間而偏主意堅矣合算偷單而臺省公評非其發
語矣要挾一疏牽臣銛鋒激矢用御史金明時以
棄灰之法而赫然亦以衆怒難犯矣由今觀之金
明時搖棺論定矣來要挾乎非要挾乎王宗賢疏
中明說揑書偷單原自有人人所共知矣則當日
衆喙之交鳴得已乎不得已乎嗟乎以直亮執法
如科臣王紹徽臺臣劉國縉喬應甲金忠士如鄒

臣岳和薛徐大化此數人者或風節皎皎宜加薦異者而妄被羅織有趣向錚錚可免吹索者而卒膺重例公論沸然冤之而一犯時忌終掛察典比時狂飈眞同爍金銷骨矣夫宗賢主察者也非佐察者也執筆打印者也非局外持議者也明知其是非顛倒大犯清評何不明目張膽直告宰臣曰

國家六年內察所關重矣要令賢者榮不肖者知辱今邪正易位舉錯乖方非所以報

明主非所以示天下萬世宗賢不敏叨澄敘之役不敢承誤如以爲不足稱任使者放斥之典請自賢

始或誣籍堅臥或抗疏陳情豈不慨然奇男子哉
其在當日不聞斯舉徒四布委曲之微言毫無匡
救之實事鯁介孤立者坐摈矣奸邪倚傍者漏網
矣親搏羅羅之雉乎脫爰爰之兎而曰此心可諒
也其誰能之稔悉邪謀而甘隨冥行主持于中而
矯飾于外試令宗賢心口自質亦何辭以解矣其
拼結黨行私也取証于兩衙門之單而引吏部河
南道爲據夫兩衙門之眞單不用科臣姚宗文等
業屢言之彼時河南道何如人也而宗賢憑爲公
議則聲氣之合信矣能免黨媚之譏哉又云已與

亮許弘綱意見相同夫弘綱固爭察事者也雖有幾人之多口共諒一腔之熱血宗賢司察事者也昔以文言見寬今乃以論定見譏可見通國之耳目最眞烏能掩焉今諸臣之橫罹網罟者固多沉冥白晝領畧青山即爭論察事如刑部主事秦聚奎之遽登危俎兵科給事中朱一桂之竟膺寃鋒清議雖明未還舊物時情方用扼腕而宗賢忽拜

勅諭誠無顏以謝天下爲宗賢計宜需諸臣

賜環之後再聽公論爲進止可耳往事追思良心不泯就宗賢一疏亦察事不刊公案也會記彼

時紛然有上手考功守制傳單之說今文選司郎
中張養才入　都聞其有言自白則于察事必有
不慊于衷者耶夫未結之局難爲一成之案心如
歉焉宜乘此事權一昭公道擢王紹徽等于清華
起秦聚奎等于廢籍使海內之人稱之曰往年察
事得若人竟主之必不決裂至此則事業炳如心
迹昭然矣卽其初政無不開指摘之端者然察典
非比陞除止一人一事之當否而已以一人而卜
邪正消長之關一事而決陰陽剝復之界一時失
着千古遺議所關　國是　朝章綦重綦遠旣經

傳單便須講求養才而果有單傳耶以改圖爲一坐遠之復可也如無單傳耶以救正爲他山之石可也權借八月之銓選用了三年之局面庶登朝受專尤可暴白于天下不然徒來衆口之抨彈未睹一番之竪立亦何取于此出耶語云日朗而霧開水落而石出天下之人品斷無竟埋沒之理倘乘此議論昭明之日而枉者一朝獲伸則憤者胥化而和斯亦宣暢人心挽回世道一大機括也敢因論事而效其忠告若此伏祈

聖明裁察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甲寅八月初六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爲選郎關係非輕功郎招認甚確懇祈

聖斷以警將來以維世道事臣竊慨邇來之選郎抑何紛紛多訾詬也銓衡之司贍望攸係惟公惟正足以服人値此清議分明之日舉事稍不當人得執簡隨其後而竟未覩有改弦易轍超然儕之大道者總因風尚日敝人心胥溺壇坫之令嚴于朝

旨畛域之限判若鴻溝知有私寵不知有　朝廷知有特局不知有名義考選　盛典也稟令于私門矣例公議也獻媚于秦餞起廢特恩也積貂于浙

郎逢迎肺肝後先一轍屢經抨破堪作前車張養才匯彼覆轍宜何如刮腸濯胃盡翻窠臼以謝人言而遑聽行私不遵成法又見告矣彼固不忘援單之本謀圖修京察之敗局先爲之兆以嘗人心而旁觀其情指摘叢起進退無據爲鄉里笑業經彈射無俟再贅臣非爲養才加苛責切爲後之繼養才者申炯鑒也　國家黜陟之權太宰總其成而選郎實司其事太宰鄭繼之蒙我

皇上特簡拔置冢卿位綦極矣遇綦隆矣感

恩圖報宜不忍負此一出老成謀　國空洞洞俯

仰今昔炯乎隱憂必且開誠布公以散門戶之私
且扶正抑邪以破調停之習必且愛惜人才以消
黨厤之禍必且正己率下以絕朋比之風必且萃
離合渙以臻蕩平之盛銓政伊始海內爭拭目以
觀孰與左右而贊襄之者非異人任選郎也選郎
非其人則回通倚伏堂官受其損選郎得其人則
光明正大堂官蒙其益臣故曰關係非輕也然臣
竊觀數年以來銓政混淆僉壬敖弄凡黨同伐異
之謀往往供選郎以行其私而其所不及盡得志
于選郎者借辛亥京察一網收之巨奸漏網善類

蒙辜此一重未了大公案也莫公于南察而汚蔑之橫加莫謬于北察而回護之未已總一題目枝節橫生尋端搆難日尋干戈公論恨焉雖幸衆正力爭邪氛暫伏有識者曰毋爲已甚姑與維新是式一道而窮奇檮杌如假靑倫單二事名教所必攻人類所共絕者亦可槪從寬假之例哉舊功郎王宗賢辨疏業已招認有人如殺人已得兇手劫盜已有窩家此而不究詔三尺何在六年京察是邪正消長所關氣運剝伏所係此何等大事而群小得陰陽其間上下共手弄太宰于木偶貌

國

法于弁髦不識覩
皇上爲何如主宗賢躬秉察事既知合謀偷鼻有人
則明知巨奸漏網有人明知而故縱之者何故既
知假書反間有人則明知善類蒙辜有人明知而
故害之者何故受制同事則懦徇指堂官則阿合
疚本心則欺無一可者幸良心發露口吻昭然直
諒之儔誠以名節爲重此正其剖明心跡之日也
伏望
明旨節令宗賢回話所合者何人之謀所偷者何人
之鼻假書造自誰手支吾害及誰人既云原自有

人必一一知其主名既云人人皆知必一一自知
其確證明白直對毋得含糊至于湯飛京之坐全
明時以要挾堂堂豸史青衣小帽部堂書招同臺
羞耻千古怪事宗賢當日何以代為傳單不一致
詰是否要挾是否假公濟私為王圖報仇從實回
奏俱乞
勑下廷議根究正法并著為　令以為敗壞祭典者
之戒不然轉盼丁巳之役臨時易置私人安排毒
手效尤作奸安所底止臣竊謂繼往者猶及追而
將來實大可懼也說者曰得無干祭典有碍　朝

堂恐不肯據當臣以爲此正于察典有裨查得
大明會典一欵凡考察有誣枉者天順八年令部院
會同内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并在外布按
三司官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今宗賢典
察之人招認合謀偷畢假書反間鑿鑿有據正合
誣枉不公有實可指之例伏唯
聖明毅然乾斷施行世道幸甚雖然臣猶有說焉臣
因分別宰臣之疏徽致忠告公是公非頗無刺謬
而臺臣劉策代人致辦遂加以奸黨之鋒臣何足
與辯乃其所稱清正之飽應熬有可得而互觀者

應驁當日實奉准撫盟約欲盡除異巳冀得考功
以爲所欲爲先與文吏部綢繆交歡徐締同門之
好巳而朝房保舉立稽不從遽嗾擊之使去而以
考功之權奪而付之宗賢京寮之壞多由其力其
待人之反覆如此此謂之清正否乎准撫之奸雄近
世無兩呼吸可通 禁闥財力能通鬼神扶箕有
聖人之稱擁戴有彌天之勛日夜眈眈合算計圖
捲土重來臣謂一蔡京足以亡宋方切杞憂而應
驁忽與黃正賓刻德政之頌詩從通州之遠駕數
跡詭祕意欲何爲其密謀之叵測如此此謂之清正

否乎丹玉立之後以應熊爲後身汪宗孝之後以
吳觀爲後身是何作用是何氣類而無端互爲標
榜其所譽在彼則其所毀在此必有能辨之者廼
反以奸黨加人哉竊爲剖晰以附排奸之論臣義
在觸邪罔顧忌諱衆矢交攢亦何暇計仰恃
聖明洞察而已
甲寅九月廿二日

江西道御史唐世濟爲直陳天下危亂之形亟望
聖明改圖之速起積廢以安人心儆變修以回泰運
事臣聞自古國家莫不諱言亂乃亂之機甚微綰
棼而不理謂之亂政龐而不一謂之亂紀綱日弛
焉而不知謂之亂人心日貿焉而凌兢謂之亂非
待土崩瓦解方稱亂也臣自竊伏長安三載于茲
孑然旅食豈以身未用也而忘杞憂每見四方災
異迭出旱澇頻仍星經于天龍鬬于野日色無輝
月光如血凡在聽聞無不駭異至于
輦轂近地時見脫巾烽燧屢驚備禦無幾隊伍勇于

抗上而抗敵則怯將帥工于謀位而謀敵則愚外
方蟄伏而思逞內復鴟張以為招肘腋之虞旦夕
莫不以今天下之勢譬則漏舟泛江海濡衣袽解
襟被叫呼狂顧塞此潰彼假令風霽波恬猶幸無
事萬一冲飈怒濤卒然震擊雖有奄忤之人且知
其難也大小臣工咸披瀝述章人懷劉向之忠衆
效賈生之哭揆時度勢負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之
時也不于此時返極重之勢更既弛之弦若復苟
且目前悠悠泄泄日遷月延前有懿美後有覆轍
其何及也臣請備舉而盡言之一曰

王德惓勤之極夫君猶天然非弗與天同其乘上將
乾健不息上與天通耳萬物尊天而貴風雨爲其
莫不受命也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歷
選前王罔不殷憂啓聖勤勵與邦未有漠然置天
下于度外者
皇上御曆日久一切以厭棄之心視之如
御朝視政
郊天廟享
召對謀畫俱頻年廢閣改垂衣爲委棄諸凡緊切章
奏未嘗留心批覽今且倂尋常祈動經歲年若

視天下無一人可信任天下無一事足焦勞萬几叢脞莫甚于斯昔亡秦奏司馬門三日不報而鉅鹿連兵咸陽不守千古炯戒奈何不凛凛也一曰儆教廢弛之極天下者器也震主器者也他日承乾則用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之笥則手與器不相習而腐敗隨之師儒講習正磨礲陶冶以玉其成乃今

陛下靜攝深宮托言恭嘿併　青宮豫教日復一日年又一年賢士大夫莫覩其面宦官宮妾日䁥其前古今理亂興衰成敗得失孰與剖晰闡

窮困疾苦瘡痍孰與入告懷鴆毒之安忘艱難於
慮雖　睿質天縱逈軼凡流然少成若性習慣自
然
陛下既不能以憂勤作之于前又不能以晏安謝之
于後舉
神器之重畀之素所不習之
祖宗數百年相承之天下奈何屬若此臣竊所大
懼也一日大僚空虛之極天下至大也轉而屬者
非一人也故人主任大臣大臣任百司庶職以脩
舉其政事乃今三事九列不翅晨星或一部而閒

其無人或一人而兼攝數署熙明之世何至乏才

每一 朝會景象蕭條有識其歎且謂

皇上之黜用也事難于拔山而大臣之引遁也身輕

于擔簦卽三載之閒而去 國者接踵如趙煥孤

忠自許挺勁不撓前有宮保之榮後有延世之祿

毅然勇退壁立千尋許弘綱幹旋 計典委曲調

劑保全善類備極苦心史繼偕主持南察獨忤時

情扶正抑邪見大臣之未節貴克終指揚東土歲

計有餘實心實政見日久之論定總之數臣者正

可爲 國家用而 國家不得竟其用皆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憂世道者可無動念乎一曰人
才困阨之極臣嘗讀漢史見文帝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蓋聞明主側席而求之未聞有
舉世而怒之沒齒而錮之者乃今在籍諸賢如前
奉
遺詔所錄用之人鄒元標趙南星等咸以慷慨廷白
而蒙譴咸以秉正忤邪而見斥總之皆所謂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奈何啓事徒煩　賜環無日
頃擬銜上請復槩置不行有人而不用與欲用而
無人兩相須而竟相持空谷白駒河清難俟諸賢

何負于　國而令困頓之以至于此也一曰封章
壅塞之極夫言路者猶人身之氣脉也疏通其鬱
滯而節宣其蠱戾不可一日廢也
陛下端拱禁中大臣不得望色小臣不得聞聲壓
有此一線之通乃日進
御前纍從寢閣
君門萬里一入杳然致令披肝瀝膽之忠言憂　國
捄時之至計付之規瑱之唾徒增投石之歎間有
事當速下而竟若淵沉義不當俞而捷于響應陰
睛卜度更不可問　宮中府中既為二體大臣小

臣遂分兩途于是

主上之獨斷也而安見其非左右之私意

一人之默操也而誰諒其非揚憲之羣家府疑叢議

治亂釀叢蓄莫大于此矣一曰邪議紛囂之極夫

官守言責隨事效能循職奉公素位宥志乃今則

異是矣躁進者覬覦捷經善趨者窺瞷竇穴翔附

蟻聚漸以成俗不安于無事而兢于有事相援相

許似分曹偶試一議反覆而數月不定或一語糾

纏而紛擾不止舌燥耳煩生怠取厭甚至理屈意

窮無詞可遁動輒曰四明崑宣舉絕無影響之事

絕不相干之人牽連爲一網打盡之計明知其悖
理而急于求勝不難昧心横口而出之昔日奸人
捏造之浮詞今日大貪大惡皆爲護身之符籙承
訛襲醜蔓引株連于是乎　廟堂之上無寧息之
期矣一曰積聚充盈之極財者泉也流而不滯之
物鹿臺鉅橋祇供牧野之大賚人盈現林竟爲寇
盜之藉賚故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國而庸主則
積于宮中矣邇年以來[illegible]與権稅之横歛
以至于貂璫之貢獻梯山航[illegible]入于　内廷甚
且惟正之供如金花等項[illegible]之　中發珍

奇錯落槃從吸髓錐肌金碧輝煌盡是塗膏釁血

才盡民散事理之常況民散而財未有終聚者也

奈何不兢兢也一曰府庫空乏之極管子曰利出

一孔者國無敵出二孔者四鄰畏出三孔者約出

四孔者危至于今不啻千百孔而已浮冗之弊散

不復收仍襲之誤亟不復反在 宮庭者入不復

出在疆場者出不復入下上俱竭而中肥公私兩

盡而敵飽盛者撲滿大者漏巵昨見九卿會議計

無復之僅爲苟且那借以稍緩目前已見其捉襟

露肘司計者廩廩組綴如小夫有朝不夕有今無

後恐非百年無事之完算矣一 曰武備廢弛之極

天下未嘗無不測之變也有備則變且因備而消

無備則變將乘虛而起矧茲 都城逼近虜穴庚

戌之亂前車不遠未雨徹桑謂宜何如整飭者乃

京營兵制歲弛而月不同矣天順間尚書于謙選

勝兵得十五萬人後二十年選勝兵僅得八萬矣

迨正德中選勝兵僅得二三萬矣至于今所謂選

鋒者屢屢盈萬人已耳歲支口糧不下數十萬費

不爲不多乃徒有養兵之術而無堪用之兵所謂

兵與食而俱耗于强幹弱枝之說謂何今科臣姚

宗文臺臣劉光復拮据從事不憚怨勞頗稱綜核

乃春秋二操變

請不得單　國大計付之不聞萬一有警何以孫臂

指相使之勢運呼吸相應之機不可已而已之職

殆不知其解也一日閹豎竊弄之極自昔常侍盛

而炎燼灰北司橫而唐祚削禍人家國恒必由斯

明主不任刑餘祗以供掃除之役未嘗委之以事

權也乃今開採稅之使紛紛四出剝民釀亂如

滇如秦如楚如閩有一能善其終者乎所最可慮

者

中旨傳宣不由問擬太阿之柄倒持授人
一人靈爽漸爲旁落斜封墨勅長此安窮若不嚴爲
禁絶亂之基也其何日之與有凡此數者有一于
斯皆足以致亂召禍矧事事與亂同趨種種與禍
同門而欲僥倖于苟且此必不得之數也
陛下輪臺之悔惟此其時願翻然改圖惕然深省
召在事諸大臣面求脩弭補救之術　亟簡官僚
旋開講幄發　內帑以濟軍　國之需罷榷稅以
救孑遺之命大小內外諸臣與閣部大臣議而後
行將一渙號申巽閭而太平景象耳目聿新如此

而海內不太平治運不中興者臣不信也亟望
陛下之自爲　社稷計也至于　國家多事之時正
臣子同心共濟之日舟行遇風胡越相救如左右
手安得自生紛紜以亂益亂臣所爲大小諸臣望
者有二焉今在事大老落落晨星所幸虛公無私
毫無懊忌共致太平已有其機其將來者或釋苫
次而跂　綸扉或從節越而登　樞筦量能剖破
藩籬攄赤報　國但侍進喜事趨炎走捷者不無
其人或當先而徼擁戴之功或無端而生挑激之
論萬一不察墮其術中始以憐才愛士之念終成

背公植黨之私嘿嘿推而納之門戶中所不自覺
暨且追悔而莫可及矣試觀李三才之籠絡王圖
之招徠坙風而集如水赴壑豈不嚇嚇米山轟轟
烈烈焰然彈射交加氷消焰滅紛紛鷹犬又何益也
長安悠悠之口謂祸狂喪心之李朴猶有喜談而
樂道之者雖風聞之言未足深信第恐一語之差
爲羣邪窺伺理亂消長之關此其端倪不得不先
事而爲不必然之忠告也考選科道諸臣皆一時
方正循良之選自應精白一心致身爲　國乃年
來惡習波流乘人則縱奇詭變幻日新月盛以交

結依附爲秘訣以攻訐罵詈爲風裁人主出好自
異變亂玉石俱碎天地爲昏一誤再誤若更引而
伸之其流禍定將與　國運爲始終矣所願諸臣
自立于四虛之途扶君子而抑小人渙小羣而偕
大道化誇訕之風杜囂凌之習毋使他日傳之史
冊曰亂天下者言官也此臣所爲未事而效不必
然之苦詞也臣至愚極陋惟一念朴忠願與諸臣
共相勸勉以釋羣猜以襄治運信心信口不顧忌
諱共知其罪亦聽之而已矣職無任激切待　命
之至

乙卯十月十三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爲直剖紛紜之論以祈
聖覽以質公評事竊惟年來邪正相混議論相角非
一日矣昨者舊郎王宗賢一疏辯証而辛亥之計
事已明御史徐應登勘疏詳確而熊廷弼荆養喬
之事情已白定此兩大公案庶幾清明之會矣不
謂考選一事持論議者有遺議于五臣主銓衡者
因致憤于兩請而借事發端者囂囂之亂又起也
臣謂言官論事有二爲
國爲上爲人次之考選之得
旨遲速乃國家言路通塞之關使

聖衷欣然嚮用畧無猜疑則諸臣羣然彙征可幾旦暮即欲急于自鳴者何不少爲顧忌而搶攘何爲乎諸臣如初字之女丰顏尚藏聲音未露誰爲梗直誰爲回邪誰爲黨同誰爲立異敢作雌黃之口輕啓猜疑之端使

聖意稍癸

俞允不速非所以爲　國也張光房等五人之中三爲臣之年友既選之後臣曾叩之見其巽色沖容可爲和而理矣正當善成之即不以議論風裁見而得以政事器識見愛惜人材當道宜何如乃慮

不出此借爲兵端所爭者不足爲五臣重而反爲五臣損昨宰臣疏引報部考語迫之使然矣老成持重者再不必暴之以明心而增過于諸臣何利耶譬之一器焉有謂其宜于飲食者酌而用之總成其器而持而爭之寔無其所用乎何日且有失肬之慮焉遁于此猶則爭亦非所以爲人也旣非爲國亦非爲人僅以進退無據之時爲牽合無憑之論不知事有根株者久而成案原無影響者久而成塵今日者試執塗之人而語之曰四明湯韓必輾然而笑曰此套語也此足以陷阱天下則

何不邇之數十年巳前曰嚴張之黨乎又何不邇
之千百年巳前曰盧秦之黨乎乃勤習陳腐舉諸
人諸事一槩援入其中其于翁正春貪鄙無節同
市人之行孫愼行輕佻無度非大臣之體俱宜屏
放輿論所同而不忘擁戴者忽于然灰巧下推轂
亦借以爲名目則臣請因而解之曰沈一貫洛緩
其誅韓敬宜遲其成且待翁孫兩侍郎即借隱綸
扉之後可乎早除之恐擁戴無名也夫一貫罪果
當誅韓敬果當戍則上有　國法下有公論臣之
鄉人烏能寘力彼機智權力能翕當一世者了此

也易何不竟爲之使正人君子明目張膽論天下
事者不汙耳于樁砌之壓言而交搆讒邪不得用
爲護身之符劵亦快事也願努力焉嗟嗟人各有
品桑梓不相蒙也人自有品緊桑不能玷也御史
唐世濟數載家居三年候命生平本無媚骨項
陛辭三疏識力挺然忌者目之曰媚銓部世濟不受
也使其媚銓部必其用銓部者世濟今日且乘驄
于淮徐之間矣假令亦以留心地方爲路岡上行
私招權納賄以梓里之塵情亂公　胡之成憲西
臺之函墨等北關之除書則撓亂銓政有虧憲犯

贓之律在法當無赦臣雖與鄉誼不薄請以白簡
從其後焉如其不然斯人未可輕議也臣以菲薄
猥蒙任使從臺臣劉光復之後勉效奔走日不暇
給見紛糾不已所慮寧一無期直抒其耿耿願
皇上洞燭時艱獨操治柄勿淆異說勿滯疑猜將考
選二疏立
賜批發則結局早而浮議清言路之氣昌而　國是
定矣

甲寅十一月初八日

南京太僕寺少卿蔡茂才揭為辯姦蒙疑直剖本
心以昭公道事職見唐道長條陳內有姦人揑造
浮詞等語與　朝野公論大相悖謬不勝駭異恐
彼說得行將來元惡大憝皆得漏網脫罪故誠心
忠告冀以挽回公道職一念懇款非但人不得而
主使即有一毫顧惜官爵畏譏畏議之心決不輕
出此言職草疏時雖家人不使與聞寄友不與商
議蓋盟自赤心而字字可對天日可質神明者也
切詳道長之意雖以四明崑宣並言然四明寒灰
既冷萬難再然崑山杜門息影非所着意其意所

獨注者惟宣州其欲出脫宣州者惟欲救援韓敬耳一片苦心被職冷眼窺破故不避斧鉞直扶其隱齋戒沐浴特疏上聞一以報朝廷四十五年養育之
深恩一以昭千萬世是非之公論此職辯姦本心期與海內正人君子默相印正者也若局外之當言不當言或言之有益于國或無補于世在
聖明自有主裁在天下自有清議職不必與辯朝野諸公其有隻眼斷不使懷忠抱赤之士蒙不白之疑亦不使聽憑主使之人冐敢言之舉惟留此

棻以俟論定而已職素性緘默不欲再疏瀆陳瑣

憎多口謹此具揭

乙卯二月十四日

河南道御史劉光復爲科臣心術奸險黨邪醜正

欺

君賣國乞　賜斥逐以消妖孽保全善類事臣聞言官以　國事爲重而懷私者必誅以扶正爲職而黨邪者無赦故凡大臣要路有公正自持盡忠竭節付功名于度外誓九死以不移卽有微誤不必責也設奸回不逞批根引繩空善類于一網冀顯報于將來卽有小才所必斥也若吏科都給事中李瑾誠足異焉方其入垣之時素絲未染本心不昧行已委無差跌言論多有可採及涉世稍深慕

羶漸濃狂風驟擊心膽俱寒遂啓地以輸降善蒙面而不露此士紳疑信相參未敢盡保無他職獨意老成持重何遽黑心塗臉孰知其有大謬不然者耶首垣既得自謂太阿在握可以前茅同黨報效私主捐名節而不懼敢猙獰以噬人逮衆正理直氣壯彼黨抱頭鼠竄又復巧作淫婦嫚詈圖掩一時耳目終是私情久膠耆望太張乘釁爵腸機關畢露遂至違公論犯衆惡而不覺矣請就其論銓臣者畧加剖質肺肝何逃于衆見其曰扶同是一篇大主意而又不言所以扶同者何事何人欲

吐不敢藏頭露尾豈是光明之都諫果可列于直君子之林否耶推其心必隨伊高下可否悉總之三才之私人悉推三才之勁敵而後爲不扶同意固如斯矣毋乃太忍乎曰規曰例李瑾每多任情去取輕重失倫彙者被人看破已自支捲不來猶拾餖飣忞其咀嚼獨不思金忠士喬應甲非年深御史乎金明時不過堂考察而以要挾䦨羿豈 明例所載乎李三才

請公正內官從來有此例否乎瑾何敢無一言且交臂而賀戰勝又拱手而觀孰敗也吏科掌印必內

轉陳治則胡不太常耶陪內者必當內宋一韓今何在耶穩戀自己營窟又欲市恩同鄉吏科都之職業僅僅如斯而已總之爭內爭外祗衙門一己私情不關國運消長議擬協贊乃近日調停政筆原非畫一王言瑾輒借以斬艾忠良是乞陞反為殺機而票擬者亦安知流禍至此矣例推諸臣自有本末才品各可遠到但胡來朝之為此舉謂非捐軀報　國丹心貫日則不可也職方自愧莫及當於古人中求之悵以小人相加不與指真德秀為真小人者

較然一轍乎君子之腹恐聞者掩口 都城皆爲絕倒瑾試徵行衢巷自信臣言非謬若嗔來朝不爲說明寧知若人實難開口 瑾又試觀同省諸臣樂與接談者屈指幾人而何怪乎來朝也理當公言卽同省力請而抵死不敢事可忘言卽相知姚勸而欲罷不能是何勇怯之不中程良由惟命倚靠他日環顧左右誰是吾黨到此地位無可柰何

瑾縱不爲衙門惜不爲
會典惜不能不爲狐免惜也瑾亦不爲溺職慮不爲
旨慮實深爲一脉之斷續慮也上侍大僚猶多契

嵩遠思孫瑋猶有焰光努力一角倘得鄭繼之杜
門胡來朝引退郎便呼朋招類俾私人冢宰私人
秉憲私人掌選四散斂跡之臺省復蟻聚而降屯
磨爪張牙逢人便咋任睚眦以快報復奉李三才
爲宰衡稱元功受上賞于計似矣寧知王舜爲莽
獻璽之後天奪其魄驚悸而死今　國運方隆
九廟神靈寧爾宥耶張國儒安恬自得人方服其識
量瑾胡恐益之疾耶臣與瑾時時過從言肝膽
亦與善道巽入和衷爲　國而何其愈趨愈下略
不回頭耶背交情本濺今　國事更重焉援飛責

隗囂臧洪歷數袁紹交非不終義難兩全已矣令
李瑾知吾心耳瑾之抵詞必將曰黍伊者爲婿太
宰避選郎可以潑口箝制天下具有耳目一手誰
能遮掩成敗禍害臣不以介意又何畏乎巧王郎
以加職職弗顧矣國儒例推絕不聞鄉閭有旁議
同鄉同門必苦口力爭雅意從厚可矣天日令瑾
欲誤　國安敢避嫌不言知臣罪臣無遑恤矣惟
十載推赤置腹一旦舉戈相向友道頓乖初心大
違黯然欲淚職固莫如之何也黍照得吏科都給
事中李瑾機械慣熟鱗甲深藏見勢在人賣降恐

後羈的隱而未顯猶作狐媚勉踏兩家之船權勢
得以自由便逞鴟張亂飛百步之箭指忠貞爲賓
小舍血噴天加孤高以雷同裂檢喪地良心已死
白日無光惡計得行善不留種宜正三𥚃之法以
慰四海之心毋容首垣貽羞瑣閭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李瑾　立加斥逐庶妖孽變群衆
正得安而
國家綿有道之長矣

乙卯二月廿二日

山東道御史金汝諧爲修人事以弭天變勤交儆
以飭實政事臣伏覩本年三月朔日蝕告變百官
救護恐後竊意
皇上當此得無穆然惕于衷乎蓋天心仁愛人主
則出災祲以譴告之故能謹則災化爲祥不謹則
祥化爲災如影響之不爽
皇上遡年災之形于章奏者屢矣如川蜀之雷鼓震
天異日墜地中州氷雹大如雞卵雷火光大如斗
且地震于畿南又震于山右茲上谷衡陽等處同
時震動者又見告焉況日者君象也易曰天垂象

見吉凶太史公曰月食常也日食不藏也春秋書
日食星隕無氷大水縷縷難枚數而不言事應欲
人君無所不謹彼一政而弭雉消異一言而熒惑
退舍豈非人定可以勝天哉故曰先王克謹天戒
人臣克有常憲百官修輔言天子至于公卿百執
事皆當遇災而思省焉
皇上如天運于上所稱造化生身摶挽陰陽者也故
言法天者豈非如天之雨露風霆相濟以施耶今
人情或宜厚而反薄如　瑞王之加禮　惠王
桂王之選婚久稽叶吉或過厚而難繼如　福王

之請蘆田廢田鹽店鹽井諸事取

旨如寄何厚薄失倫歟善法天者豈非如天之離照

建極向明出治耶今事或宜急而反緩如　三殿

無鼎建之期

皇極門箭樓業已庀材鳩工而不聞

俞旨或宜緩而反急如靈應宮重簷殿胡良臣馬二

橋則頻傳宣催督何緩急失敘歟善法天者豈非

如天之春溫秋肅號令不爽耶今或宜予而反奪

如王德完鍾羽正雒于仁孟養浩諸賢及滿朝薦

王邦才未覩賜環或宜奪而反予如張燁之代攝

晉稅瑺相之代攝閩稅何予奪失平歟且亢陽而不下濟屯膏而不下流如候補科臣顧士琦等立還舊物考選科道李若桂孫之益等立補新銜俱爲

明時楨榦屢經銓部補牘如許之于天各省撫按揣窩民情流離疾苦如謁之于鬼神世道釀成蠻結痞悶之象天之示異職此之由可不洗心滌慮以應天之仁愛者哉至于輔臣宗子之家相有爕理陰陽之責臣嘗考萬曆初年以後相業凡更三局江陵以卓犖恢張之才其術近于申韓竟收部院

之權而握之于一手此其失在于攬權攬權不已
轉而怙寵怙寵不已轉而驕戚卒之身名大敗此
固一局也吳門四明以來黎僨轅而力矯之其術
近于黃老陽爲避權陰爲攬權票擬不引爲已咎
而直歸諉于
聖德難測實有時上通線索以售其計機務不引爲
已任而直卸擔于部院知道亦有時下籠部院以
行其私于時臺諫不顯棄其身而陰棄其言卒之
缺官廢政此又一局也葉向高始而牽制繳弄既
而憂讒畏譏欲合異同爲調停而終不能破異爲

同欲合彼此爲周旋而終不能挽歙爲平故廟堂
山林合而爲一而有倒持之虞臺省議論分而爲
兩而有玄黃之戰皆牽制之一念失之也卒之國
是日紛此又一局也葢輔臣之意嚮實人才消長
宇内治亂之關意嚮所露使天下之正人君子皆
望風彈冠而世道蕩平是爲治之徵意嚮所形使
天下之僉夫壬人皆先意揣臂而世道紛競是爲
亂之徵歷觀往事可覩矣至于今日乘廢弛之後
利用振刷乘紛囂之後利用公虛若避權而因以
避事遠謗而因以遠嫌非策之善也若先入而者

成心匪開誠而布公道亦非策之善也一在實心以任天下之重震撼盤錯畢力仔肩勿諉于心力俱盡使天下睹精明之理一在虛心以持天下之衡東西南北四虛無我勿離于同舟共濟使天下收寧靜之福是在兩臣協恭濟美以共襄泰運耳臣竊有厚望焉自端揆大臣而下至于百僚羣工如星隨斗斗隨杓皆有丕亮天工之寄者也臣以爲天下有三重言路不可不重憲度不可不重仕路不可不重何以明之自言路之權漸輕于是開曹今吏公然佐鬭局內局外互爲應着邀如南京

太僕寺少卿葉茂才者僅東林委瑣之徒耳乃無
故突出言官建議護奸一疏不疾而呻已經科臣
連章糾正之而一疏不已繼以一揭動搖四明崑
宣湯韓爲題目掇拾他人口中之唾嘵嘵求勝長
安喧傳謂茂才代奸黨出死力故爲此先發制人
乃云不聽憑主使誰其信之雖清議已明若不足
辱白簡不意賀烺李朴之後又有若人之溷淆
國是者何以微官邪耶臣因是有感于浮言之月
就也躍冶而營窟穴者坐踞鴟張或爲炙轂關擬
之謀是孟門之險也占風而效首功者雖伏鷙鷹

或爲首尾率然之策是鬼蜮之奸也或有所護法于彼而先肆其排擊于此或有所挑激于此而陰寄其犄角于彼願

皇上立爲詢事考言之法局內者因言而定人品局外者因言而責事功則浮言自省矣故曰言路宜重賈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故崇名節者恥辱身持風紀者恥辱國且專閫于外者平時訓練則尚節制變起呼吸則尚機權昔郭汾陽單騎降虜張忠定下馬嵩呼而清蜀軍之變古大臣當事變而神閑氣定若此今福建巡撫袁一驥雖閩人德

之但經高宗兵劫之而去又挾其子以偕行如入

無人之境以堂堂擁纛重臣而駢肩于隸卒之中

踉踉于兵刃之下何以令衆庶見也此其膽智韜

鈐亦可槩見巳曾有受厲于刑餘之手而猶晏然

立萬官萬姓之上乎所宜聽其自裁以培士氣耳

故曰憲度宜重自仕路重內輕外于是卑簿書而

希京秩薄藩臬而躐清華卽如倒推一節累年見

爭果爭人品乎抑爭官爵乎不知從虛境界而觀

則華膴膴秩總爲過眼之蕉鹿從實境界而觀則

封疆展采總爲　王朝之幹濟觀人者原不以一

節而限他日之事功則爭執者安可以煩言而致進退之維谷又何事嘵嘵爲乎且仕路濫觴至今極矣自開納例行而以名器爲市甚至改選正選者有積薪之歎而改納空年者有徑竇之捷始以利而得官必以官而牟利又甚至有不納不空而得官者如疇昔所稱飛過海黑虎跳等弊 朝廷曾不得寸鏹之輸而群小已飽其狼貪之欲尤屬可駭臣承乏諸差兼巡視太倉銀庫欲痛懲其弊竇願自今者爲令凡開納事例戶開則工止工開則戶止庶頭緒清而稽核自易也便一宜令戶部

山西司與太倉監督凡事例各置月報循環參互
稽核每季終移文吏禮二部查其實納果若干名
庶挈其綱領而虛冒自杜便二故曰仕路宜重有
此三重則　國勢日尊　國事有濟所以挽回天
意端有賴焉曰古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又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禳誠能
君臣交相省則上作下應大法小廉秕政轉爲馨香
沴戾轉爲太和所謂事天以實不以文庶人事盡
而天不爲之災將玉燭永調金甌鞏固矣天下幸
甚臣愚幸甚臣昌勝激切懇祈之至

乙卯三月初七

湖廣道監察御史牟志夔爲瀝陳愚悃仰祈
聖明鑒納以保久安長治事臣惟畢慮而竭忠者人
臣之大義也虛懷而受諫者上聖之芳規也惟然
故不致有偏頗拂戾之施而永杜夫壅閼怠弛之
漸唐虞三代盛時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綿延歷
服而永享休嘉者恒必由之耳
皇上聰明神聖
大孝迥出千古足爲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二十餘
年以來
深宮靜攝　郊廟不親

朝講稀御紀綱凌夷官職耗廢侈瓊林大盈之積授城狐社鼠以柄物妖星變水旱盜賊夷狄往代所兢兢修政修救以挽回消弭之者且疊來狎至而皇上恬不為怪也抱杞憂者既不得造膝以陳而托之章奏亦復不省閱閱遑遑計無所出即今合疏

祈

請如

皇太子之講學也　皇長孫之出閣授書也是

宗廟

社稷之大計而萬不可再為停輟者也

瑞王之畢姻也　惠王　桂王之選婚也是男女
室家之至情而萬不可再爲遷延者也
皇上慈愛天性豈其不賜于是亦猶是下固急之．
上固殺之慣用其機權以駕馭一世耳其在父子骨
肉且然安論外庭安論編戶此而不急舉行臣恐
天下之解體也至　福王之剪桐固無幾時也
祖宗之家法不守谿壑之願欲難填淮之鹽店請矣
蜀之鹽井請矣　留京之蘆洲請矣馬店茶稅請
矣丈量騷擾剝虐幾徧天下聽宵小之撥置遺
君父以焦勞異時　天潢之派衍日繁執此之例安

所取給此而不急禁輯臣又恐天下之解體也夫徵獨解體而已也民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今日之民固竭力以應惟正之輸供亦恐死以恣稅璫之攫取者也方且所在嗷嗷怨謗載道而又見夫倒行逆施之若此莫有固志且生易心一夫持挺四方嚮應萬一震驚　闕庭悔其何及

皇上何可無深念也往者楊榮陳奉高淮梁永之播惡也中外臣工爲民請命至于

嚴譴迫決裂之後天下幾有動搖大傷　國體夫往事已矣後車宜戒高寀之在閩也窮天罄地屠戮

百姓刼制重臣表形已具即速磔諸市猶足以少
洩閩人之憤恨而大彰　朝廷之威稜遲迺敢逗遛
不前希　寛貰斧之誅臣觀其罪惡貫盈
皇上即欲宥之安得而宥之也此而不决致令　藩
封翼虎相率效尤河南則張佃梁進山東則曹登
劉顯假以丈量所至擾害甚迊之閭時之杖殺無辜
佃戶龔應春之抗奪直指罪犯近來進忠之擅謁
孝陵又見告矣此尤大逆不道之甚者也
皇上何可無深念也今靜俟逾時
聖意應有轉動而　天聽彌高臣即欲有所開陳安

能舍爾時之輿繫諸臣之迫切以附于務堯之獻

哉抑臣更有進焉　朝政之多所闕失其弦轍宜

更而官邪之未有處分其屏除宜力乃為振頹靡

之習而躋平明之治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

若舍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

則去之閣臣方從哲列　綸扉而受平章之寄凡

王德之淑慝也　國計之安危也民生之休戚也吏

治之隆汙也風俗之澆朴也錢穀之登耗也

典禮之舉廢也刑獄之出入也衆而萃之而其責之

顯者在票擬夫固酌衆情而効之

是九死一生之餘息至爵推擢未荷
明綸渙發安冀一歲九遷之
殊恩如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等諸臣所宜亟爲
賜環以賁勵勸之畧而作忠良之勸者也即上下之
泰交不成而法守之凌替日甚任大責重自當稱
塞而圖報積誠盡力豈容顧忌而遲回官無論崇
卑内外隨事儘可効忠念若在温飽榮名所豈安
能及遠其心苟無他即形跡嫌疑宜置之不問既
實見得是即非譽賛毁俱付之儻來若乃悠悠徒
取充位將來素餐之譏靡靡一味趨時自覺夏畦

之苦檢押之不固而才諝徒工職業之不修而竊聯則熟靡隅罔飾行之漏而言之清哆談無當穢惡日積我善藏而人善意欲盖彌彰幾諫直諫以事君父且然而狎暱友朋必欲曲覆其短身敗名敗收之桑榆已晚而怙終末路不肯少變其初傾排之毒横張不難同儕而下石睚眦之忿必報罔顧殃及於池魚雖夙夜匪懈豎豈無人而師濟比肩方之蔑矣良由

皇上一切玩忽故妍媸邪正混淆莫辨如波斯類以至於此夫紀績玉册者彰求治之美稱翟名金甌

者爲卜相之盛舉以此鼓舞將感奮必倍精神流
通朋黨潛消恣睢默化是在
皇上加之意耳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非能神運鬼輸
毓于此而不縮于彼者也
皇上既厚歛以扃之
大內一入而不肯出九邊復急需以索之司計一出
而不復入其　帑藏之存積工作之給發一錙一
銖盡民膏血奚宜屑越供尾閭之漏而中官鋪墊
之橫索奸商支領之無經應找補者未甘裁抑應
追取者動輒延挨逋在事諸臣或疎縱失於隄防

或點染自爲脂潤財之耗也百孔而未有盡大段
各衙門錢糧盡是書辦爲政司官猶鼠之同眠中
貴內外之交通商人線索之脂膏而非此輩之果
有神術也巡視科道太倉銀庫廠庫十庫差差居
多絲紛之頭緒甫清瓜期之程限已迫奉公者慨
咎刻之無多偷安者快弛卸之有辛交代之際稍
胥因之那移多寡改補完欠甚之緊關冊籍付之
祖龍之焰陽侯之波如是則錢糧安得而清夫巡
方按臣一年爲率即光祿京營關倉鹽屯亦惟此
制良有深意惟五城兵馬係都察院差送有法司以公其責

故季差可耳今積弊之後宜如光祿等差科道俱
以一年爲率差滿一併考核則所爲稽查之者當
必智盡能索不遺餘力以從事矣夫京運民運之
不足猶煩敲朴苦楚而稍出稍入之必饋積需歲
月從容甦民困而裕　國儲計莫便於此矣我
朝自定鼎以來雖天造　神京實逼邇虜穴且迤
諸邊延袤萬里而邏彼并力直突無所不攻而我
分形策應無所不備安得長恃金繒偷此食息說
者曰平原易地彌望無際胡馬之蹂躪易逞則邊
墻宜修也鳴鏑控弦短兵相接漢虜之長技不敵

則火器宜講也漢武帝之御將也失律喪師罪矣
間得立功自贖而對簿不實者必誅死不赦則遊
功之虛冒宜核也塞垣戍卒鳥形鵠面孱羸不能
支果然之腹有覩狼烟聽金鉦而卻走耳七月無
粮可爲寒心墮膽臣又恐并羸弱之卒而無之矣
則邊庾之匱乏宜豫也夫虜遠方衰卒無粱黠婦
冒頓又無中行說輩佐之而貪　中國財物如啖
蔗舍而弗恐嚥之耳不然如近日宣大之欲苟且
結局豈惟封貢無成亦且疆場失守備禦之策未
可狃爲綏圖也凡此數欵皆目前事臣之有慨于

中者也憤臣行取候
命時羣兇煽亂虐焰彌天部臣沈正宗無端闌入構
陷王紹徽鄭繼芳等粧捏賍私横肆誣衊一工部
司官清理街衢自其尋常職掌迺于
御道警蹕之所高懸榜文無人臣禮尤大不敬舉此
猖狂語言媟褻頗有科臣朱一桂倡言糾駁投身
鋒刃之中義不返顧而狡猾之選郎朱光祚起而
乘之狐媚秘變幻之踪狠心逞排擊之手恰當例
轉之時占風不動迨選事已完清卿握定在手而
一桂遂不免矣掩耳盜鈴愈巧愈拙此辛亥年十

月二十五日事也居家種種惡狀嘖有煩言計其
鼠伏移時儼然以太常補矣南太僕寺少卿葉茂
才昏庸無耻陰賊可畏當狂瀾甫定之時爲背城
借一之計御史唐世濟一疏意在息翼彼猶包藏
禍心呶呶以逞既經糾駁尚發抄一揭轉換支吾
山鬼之伎倆已窮含沙之毒螫未已　留京重地
豈宜厠此僉壬以玷華貫若正宗光祚茂才三臣
者亟宜褫斥以警官邪者也吏科都給事中李瑾
礽令衝邑儘有執持繼任工垣多所裁省雅負時
譽臣夙重之洊至太仆寺與率傾損臣閱其條陳部

不早剔彈文至年例一事始知其不勝任也臣每
慨浮薄者流動以稱頌大臣功德繩人而不顧
國家之大體言官主糾叅不毛保舉其誰不知而
苐捐生平以狥科臣與其無視臣淺也如瑾者識
見尚須陶鍊虛憍尚須馴服必欲驟躋清華臣恐
其足已自封至于敗轅自悞而因以悞天下也年
來章奏繁多　留中言官自糾叅主爵自推轉已
經糾叅者如資俸已到自合請自
聖裁而山公啓事自有闡也此亦銓政之當酌者也
臣被命長蘆鹽差俱經年空署之後案牘山積非

秋鹽引停掣商民延頸以待深慮有悞國課載星
火第批行逈敢齋心具疏上干
聖聽倘得蒙採納將解體之人心可收而　朝政以
舉官邪以清久安長治之慶卽在于是凡此皆在
廷諸臣所已言所欲言而臣藉手以仰答
高厚隆恩少盡其就列之職分也

乙卯三月初八日

司差滿巡方回道考核是矣凡百有位豈其遂無
責成御史舉核輕重宜酌是矣同一復
命何以偏有指駁初猶淩人以盛氣今始畢露其兇
鋒借事發端爲驅除計尚書鄭繼之如果不堪統
均曷不早列彈文至年例一事始知其不勝任耶
臣每慨浮薄者流動以稱頌大臣功德繩人而不
顧 國家之大體言官主糾參不主保舉其誰不
知而甘捐生平以徇科臣其無親臣淺也如瑾者
識見尚須淘練處僑尚須馴服必欲驟躐淸卿臣
恐其足已自封至於敗轍自悞而因以悞天下也

年來章疏槩多　留中言官自糾參主爵自推轉
已經糾叅者如貪俸已到自合請自
聖裁而山公啓事日有聞也此亦銓政之當酌者也
臣被
命長蘆鹽差值經年空署之後案牘山積昨秋鹽引
停掣商民延頸以待深慮躭悞
國課戴星次第批行迺敢齋心具疏上干
聖聽倘得蒙
採納將解體之人心可收而
朝政以舉官邪以清久安長治之慶即在于是凡

皆在

廷諸臣所已言所欲言而臣藉手以例答

高厚隆恩少盡其就列之職分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乙卯二月二十六日

南京大僕寺少卿芓茂才爲因病乞休聞言增惕懇乞
聖明早賜罷斥以釋羣疑事頃臣以夙疾屢發具疏乞休聞御史牟志夔金汝諧相繼論臣又接同官陳所蘊傳到御史唐世濟揭帖大都疑臣疏若有所主使然者除臣藉藁待罪外伏念臣病骨支離强半在告孤踪孑立素無依門傍戶之交前疏就事論事明白易曉毫無分曹角勝之意乃至横被口舌謂肯城借一而先發御人謂借其生力爲奇兵者臣竊惑之臣與世濟皆欲共偕大道者也但

世濟欲大小臣工不生異論而要挾號召意主于
同臣欲大小臣工可否相濟而合異爲同意主于
和世濟以發摘奸回者爲揑造浮詞爲奸爲小人
臣以發摘奸回者爲忠于
皇上爲君子此毫釐千里別也合者不約而同同者
强合不和和者從理而不從人是非歸于至當同
者從人而不從理是非亂于多岐世濟疑臣旁覽
佐擊　國是愈淆不知同者淆國是乎抑和者淆
國是乎以臣愚見必由同而反之和然後謂之渙
小羣謂之偕大道謂之定　國是術如是則臣與

世濟雖相爭如虎相說以解可也是爲大師克相
遇何奇兵取勝之有世濟閈同里賢者之許謬計
臣清修恬靜而惜其議論之無奇顧清修恬靜臣
何敢當弟臣素奉教于君子惟是行庸德謹庸言
于君子小人和同之辨巧言亂德利口覆邦之戒
恒凜凜恭爲蓍龜依乎中庸遁世不悔如斯而巳
何奇之有臣復虛心以繹世濟之疏其欲與臣相
證者不過爲一二被論之臣欲牽扯四明崑宣以
圖報復者耳是誠三尺孺子一言可了何待申明
竊計當日論四明崑宣者豈盡盜木占廠豈盡貪

官鬻爵豈盡借此爲藏身禦衆之策乎豈有奮不
顧身若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之指摘計
典者有違衆獨立至死不變若沈裕之別白妖書
者有質直見信淸議稱屈若劉策張篤敬等之搜
剔科場者謂非忠于
皇上之臣不可也今世濟以奸人揑造浮詞一語槩
之于汝安乎就令一人之身分爲兩截誠盜木賣
官則當罪誠摘發奸回則當取君子不以人廢言
可因其盜木賣官而併斥其摘發者爲奸乎自沈
一貫湯賓尹敗露後以四明崑宣汚衊君子而被

其附羿以致淪落不偶者誰乎大貪大惡貫爲讒身符錄而得免吏議者又誰乎可見四明崑宣原不足以累人人自累于四明崑宣耳摘發四明崑宣亦不足以掩人人須自致耳昔日論四明崑宣者寧保無奸人竄入其中畢竟奸者少而忠者多後來被論之臣寧保其不借一節以蓋生平畢竟借者少而眞者多世濟而不欲抑小人則已欲抑小人請自四明湯韓始世濟而不欲扶君子則已欲扶君子請自摘發四明湯韓始何也天下所共指爲小人者不止于四明湯韓而以四明湯韓爲

嘀矢所共爲君子者不專于發奸摘伏而往往出于發奸摘伏之中不可盡非也臣與世濟雖接壤咫尺素未識其面目誠不知世濟爲何如人獨感世濟過信同里之賢不以臣爲不肖而欲以公心相質證臣非木石敢以狡詞相報亦惟是君子小人之際願世濟愼擇其人毋以同已者爲賢以異已者爲不肖毋浮慕君子而娼嫉以惡之毋怨小人而褰裳以從之誠如是臣雖不肖願佐下風不然縱巧言如簧有識者視之如見肺肝耳不見同鄉陳與郊平嘗與郊盛時常趨附王篆王錫爵諸

權要矣常疏及薛敷教等越職言事矣常陰結吏
部謝廷寀等讚禮弄法矣又與苗朝陽林祖述等
結爲死友中傷善類矣而同時士紳畏其聲勢者
唯唯不敢與爭是非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臣以德報德所忠告于世濟者止此終不能于庸
德庸言之外而別爲奇也世濟又謂臣轉換支吾
必無定主亦吹毛者過矣蓋臣具疏于
君父之前以一貫虞尹並陳是就其詞而駁之也具
揭以告 朝野之臣謂沈顧若在所緩湯韓尤其
所急是窺其意而表之也臣志素定可與天日共

矣疏非獨遺賓尹揭非獨遺一貫而揭尤提醒明切故世濟恨之深耳何嘗轉換若謂臣背城借一臣豈不知爭者勝負已决而欲反弱爲强乎謂臣先發制人豈諸臣口敝舌焦尚有未發者乎何不見諒之甚也蓋緣數年以來　廟堂臺省之間以聚訟爲長策以喙多爲戰勝入主出奴爲蠻觸之爭者方悔禍而思息肩一旦見臣與世濟議論不合遂相率而疑之曰是爲楚非爲趙者也不併力攻之何以樹赤幟于天下此諸臣疑心生鬼望月而嘷之誤也不知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

援何必求勝內省不疚何憂眾攻雖勝一官何難
勇退兼以衰朽多疾志在首丘即令耦俱無猜尚
思掛冠以保餘生況諸臣懷芒刺在背之疑而臣
為杯中之蛇影眼中之砂礫萬無可並立　清朝
之理伏乞
皇上早賜處分即將臣罷斥以安諸臣之心以息疑
忌之口臣雖跧伏草野然有臣疏在人耳目後有
大奸巨慝若一貫寅尹韓敬者出一二忠赤之臣
猶得執而攻之不至避忌奸人捏造等語退縮不
前臣與有榮矣倘或留中不決則臣進退維谷義

難苟容不得不戴罪束裝僑寓別館以俟
聖斷況臣卧病之始印務已屬新任少卿陳所蘊署
掌臣在任一日則素餐一日尤非臣心所得安矣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乙卯年四月十七日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爲父子至情無解
君臣大義難逃敬效傾葵以希采菲事臣自惟行能
譾劣無所比數濫竽掖垣頃閱
冊封之役次第及臣臣將陛辭南矣一切當言之
事臣應條具以聞而謹摘家政
國政至緊至要有諸臣所當言不厭爲撫諸臣所未
言不嫌爲剏者臣請不避斧鉞披瀝吁閽以展
臣一念之區區惟
陛下垂覽而採擇焉夫父子天性無間早崇況在聖
人建中立極以

陛下爲子止孝何難爲父止慈乃白　東宮歷十餘
禩文華書局海幄塵封婦寺日親師儒日遠
陛下愛之耶抑忘之耶　東宮母王貴妃褁事數歲
而贈䘏蕭然　東宮妃郭氏賓天逾歲而藏土蕭
然即　東宮子爲
皇上孫負岐嶷徇齊之質而開講蕭然　瑞王燕喜
未諧祇增摽梅之歎　諸王夙占未定逾遲合卺
之期而最急更無如　瑞王婚禮
陛下試問禮臣何宗彥[illegible][illegible]爲動[illegible]躬之想也夫以
陛下家事

陛下父子間萬不可已之事而今廷臣以去就爭儲
之史冊謂
陛下何如主何如父也若　福王寵盛而驕聽其宗
之人負休郡國震驚
陵寢壞亂鹽法長史張王後亦思引退
陛下何不沛發
德音首爲　瑞王擇吉而其餘吉凶諸禮漸次舉行
至　福王則收管業之成命禁徵鹽之驛騷毋致
政以賄成驕而速禍庶幾哉父子子各止其所
陛下之一家安而天下安矣若君臣大義則闕

陛下國政恢自堂廉情隔魚水交疏而召對不行疏
揭留放輔臣方從哲以進不得斷其忠退不得行
其志而亦思以一去謝天下乃
陛下虛銜套數一則曰檢發再則曰檢發而檢發每
托之空言也
恩禮衰薄大義斬然即于輔臣且爾循矣六部自尚
書侍郎迄今倉場戎政額設共一十餘員今尚書
纔一人而 請告者屢侍郎纔五人而杜門者三
都察院三堂並缺署院張問達疏凡二十上不報
至賦歸來

得無恰然動念耶其他或已 俑而未赴或 請補
而來 愉若孟一 豚雖已推副[illegible]乎乃其在[illegible][illegible]
也縱千橫行至中軍吳用宜以寄死道臣劉之沂
以究黜一 豚亦揣知公論難容欝而成疾則一豚
之
主恩降重臣病阽危一 疏具在也荊州筊避已補刑
部侍郎乎乃其在甘肅也任老病同知原來雲為
心腹而查勘受其奸欺任狡獪游擊王國均為爪
牙而容補聽其闒說蓋自掩敗為功至以奇捷可
疑曾掛白簡而州俊前路念灰兩月俱暫以佐邪

禁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則州倖之驚聞 寵命
度力難勝一疏具在也之二臣者樹應賜環以恤
大臣之私仍
勑另推以補部院之缺此外若戶部之推李汝華李
銑等侍郎之推史繼偕丘度等都察院之推呂坤
郭實等俱 請亟下明綸敦催到任至臺省各官
復除考選索米長安即如六垣典試
冊封銜命而出非久且虛無人而御史至一人兼數
差不堪委頓
陛下能終印刻弗予乎各省司道郡守雖列敘

旨竄𪇛黔苗殺傷人動以百計而隕傷職官如孤雛腐鼠無兵無餉僅靦屛息于一安克甚而以郡伯之勞至充守城之役彼中司道晨星且未必盡稗成敗之數者也會須 特簡材望逐名填補仍准異時傚遴逼例酌以超遷不者西南半壁恐非

陛下有此最今日方隅第一務也而

陛下知之否耶則

陛下之不可不加意于應補諸臣也自

慈寧仙逝而 恩詔普頒謫籍名賢蒙

旨環召啓事疏名上請不啻數矣討源名在

御前終當檢發以全純孝乃若疏名未及實煩有人
姑不必旁引如郎李三才大奸大貪今古罕儷往
宵小黨護交口清流而當先摘貪狀者爲邵輔忠
徐兆魁錢策已而王三善爲挺身請往行勘假令
皇上不待今日之勘而早勘于當時將海內賢奸一
筆判斷于今五六年內三才或有悛心恐不致縱
彌張而醜彌著一至于此今三才贓露極矣諸臣
首倡發憤尚不足爲巽懦若風耶尚可令泌水稷
遲自適其適而已耶東林理學强半虛名祇飾婞
修纔一二人止耳方其盛時縉紳爲主而諸生旁

助之今稍替則諸生爲主而縉紳陰使之方其盛時意得志滿其氣浮故其惡亦浮如猰貐虎豹張牙踞齒可畏而或可避近稍替則奸謀譎計其憯深故其惡亦深如魍魎魑魅潛蹤匿跡可畏而更不可測今日謀人財明日謀人屋今日毀僧舍明日佔尼庵人人自危在在震恐聞有一鄉紳杜門著書不入其黨嶽春鄉飲之請此紳全無赴意而諸生夜聚蜂擁其門以阻其出短衫短裙壺榼酣飲讙呶若雷黄昏而來天曙乃解似此景象幾成羅刹鬼國矣而獨惜縉紳嗾使大端以惡 廟堂

之見棄而洩忿于鄉邑者又似慮傷數年之體面而故為肆虐以逞者何不廉察渠魁痛加懲創以為植黨恣睢者戒而就中一二修士仍與登庸以消其憤懣不平之心而殺其披猖亡忌之勢斯亦維風[illegible]括也則

陛下之[illegible]加意于應起諸臣也至于

國是未明[illegible]或在差而欲甘心于銓部則南北之交章互詆恐不得以一人偏見而發大難之端或在籍而思擁戴乎新揆則大臣之謀斷自得恐不得以幾舛片言而阻同心之濟是最可異者李茂

春晝稷有聲乃乞憐播聾而作客輒漫談乎時事
鄭一麟夜行不止乃依附草木而上書敢刺及于
端人良由
皇上平日任此紛紜莫爲區別以滋蔓至此若使其
愛惜人才則區別宵人正以保全善類而何至泛
泛悠悠漫無可否厭薄之心勝而愛惜之意微君
臣之際槩可知也夫
皇上二十餘年來雖廢　臨御而猶不廢批荅三五
年間卽不盡批荅而批荅尚多乃今則一切章奏
有關家政國政者往往批荅什一留中什九以致

茅靡無廢光景淒其試觀沴氣縕崇土妖垂異天鳴地震星殞風霾白日無光沴戾已甚夫天心仁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而

陛下若有所不見不聞迄今未嘗于家政國政問修禳修救豈其真棄天下于度外而漠不關心其毋亦必有所奪不覺直若彼輕若此耳夫自榷稅繁興

朝多闕事天下僉謂

聖心奪于利而臣愚竊窺

聖心匪直以利奪也更奪于釋奪于仙都城外內梵宇闤市比丘剃度所在而然近者工修靈應宮撤

金錢寺剏普陀甘開外嶽以及胡良巨馬二橋而
假托善緣冀徼福果益
陛下之留意無生法忍也久矣須復志溺長生而聽
熒妖說不思漢武往事妄想空勞晩年乃始憮然
曰天下豈有仙人
陛下何不取而考鏡之也臣皆謂帝王之壽與衆庶
異衆庶以長生久視爲壽帝王以太和元氣布護
彌漫卜世卜年能過其曆爲壽
陛下誠篤情父子篤義君臣　家庭以內　玄宮作
何隆重　朱邸作何防閑　福王作何　撫卹　朝

廷以外官僚作何處補土習作何整頓浮議作何
消弭自此家和國和而天下和協氣薰蒸壽民壽
國而
陛下亦享國長久與天無極其爲壽也不既多乎臣
愚不識忌諱但知曝背而獻
至尊共茹納惟命共以臣狂瞽而斧鉞臣亦惟命臣
曷任跼蹐惶恐待命之至
乙卯年四月十七日

河南道御史過廷訓爲朝議漸清旁囂不止再陳

虛平之論以備

聖明採擇事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議論之淆亂而

國運隨之故扶國運者要以清議論爲主方今時

事之完重者無如

皇太子之講學與　皇長孫之出閣讀書完急者無

如　瑞王之成婚與　惠王　桂王之選配完苦

者無如兩河之病困二東之災傷不能當　福王

之莊田再行清丈以茲騷擾而近又有長蘆改支

之事此皆諸臣之所焦心而慮極力以請者乃臣

竊以爲其一則關 王器其一則關 家法其一則福王偶惑于羣小以致此紛紛之多事耳皇王豈其玩視王器輕視家法而不善爲 福王計久長者不日自當渙發綸音大慰輿情惟是賢奸消長係 國家否泰之運而議論清濁實賢奸消長之關今日 朝堂之上倏靜而倏囂章疏之中旋清而旋濁則其端槩有六臣請盡言而無誅可乎一則名根當淡夫道德功名富貴古人爲三途而士品之高下從此辨焉乃今之所謂道德則功名而已今之所謂功

定衡年來門戶曹分偏執更勝其人同己輒見以爲君子而躋之于皐夔伊傅之儔其人異己輒見以爲小人而等之于莽懿溫操之羣左右之袒一分既不復合水火之勢交爭又難再解夫宇宙大矣何必同己者之是而異己者之非人情又至變也豈是中之盡無非而非中之盡無是故同己異己未定憑以論人暫好暫惡又難執以衡士在官則有官評在鄉則有鄉評採訪既有確據或議論行事各有相蒙或初行晚節各不相掩酌裁又有微權倚翹廢推陞持此爲券則瑕瑜長短自可互

收不惟人才無剝落之患而人情亦可杜釁爭之
端語云成心忘然後可以進道臣謂今日惟成心
忘然後可以息爭此成心之當融也成心融則議
論清矣一則猜疑當釋語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間之口則疑之爲害從古然也若今之弊則不在
狐疑而在猜疑夫各具秉彝共事
明主臭味意見卽不能盡同而蕩平正直總歸于無
我故就事論事就人論人則根柢立見而事外生
事人外生人則枝節繁多乃今論一事也不就其
事之源委以歸結而妄揣之曰此其爲某事發端

爲某事善後者論一人也不責其人之本末以定
案而妄揣之曰此必隨某之意指代某人以報復
者始則徙木可賞棄灰可罰既操必信之法以恐
嚇繼則不風起波無形生影又借猜疑之術以傾
陷同室敵國　朝堂幾成聚訟皆受此猜疑之害
也先論百代殊絕人物而首揭其心事如青天白
日則不妄開人以可疑之竇不輕陷人于疑似之
中必君子路上人也不然非小人之畏其及也而
妄相揣度即小人之有意害人而設此網羅耳則
胡不勉爲青天白日之君子而故甘爲魑魅魍魎

之小人乎此猜疑之當釋也猜疑釋則議論清矣
一則勝念當屏夫鹹苦酸辛各成其味宮商角徵
各成其音故謀斷可以相成寬嚴可以互濟莠羗
瞽工皆可以並振牛溲馬渤亦可以備用舍己從
人乃聖哲之虛懷而集思廣益正忠藎之弘度也
邇來朝之師濟之風士染角勝之習偏執巳見務
制人言者比比而是甚則意見相左不難立逞夫
戈矛兩雄相持不難假力于他手相殘相競幾無
寧宇則一念勝心實階之爲禍矣夫天下事原非
一家之私議則謀天下事者又可持一人之獨見

哉故相爭而卒以相忘不失爲韓范之賢相爭而
必欲相勝竟以成牛李之黨兩者宜何從焉無以
有臣乃事君之義也若是已以非人疑人使從已
相爭不已不勝不休究久已兩傷而國亦受上害
金陵禍宋之事可爲明鑒此勝念之當屏也勝念
屏則議論清矣一　則驕氣當制天
君恩罔極報稱嘗難故功如周公止曰臣子之分所
當韓魏公之勳烈不在兩朝定策而在口不言功
鄒浩以極諫得罪而友人猶以爲所當爲未盡止
此相戒勗王文成蕩平寧藩之難章文懿猶貽書

勸其以不居功爲王若近世之風尚則大有可異者疆場之臣非無一二斬獲之勳寧足比文成之秋毫諫諍之臣非無一二摘發之功亦難附鄒浩之驥尾乃侈然自居爲不世奇績而世輒目爲非常偉人除疆場之臣率多以誇張虛冒妄徼膺賞討者討無能逃

聖明之洞鑒外就言路之中每以發奸摘弊之功爲建旗鼓重衙藩籬至屢形之章疏以賞

君父之聽而一二開府之人思以固黨與而驅耆恵又羽翼而表揚之審爾則一言倘當便可不擒獻

生平而享用終身益敝同黨天下事惟其所欲為
天下人惟其所挾制矣試觀李三才王元翰黃正
名足以鼓舞氣力足以號召致令稱功誦德幾徧
賓案固亦一世之雄也則今竟何如哉此驕氣之
當制也驕氣制則議論淸矣一則套語當除夫新
奇秘怪之說固不可以褻
宸聰而卑瑣陳腐之詞豈應屢以瀆
王聽
皇上數年以來章疏之中如衣鉢線索等語猶混言
之也至蘇脉浙脉四明崑宣等語則指其地而明

言之近日之湯韓則又指其姓而明言之相習成
套牽入心髓矣三四年間王申兩輔臣相繼物故
近沈一貫聞亦棄世則蘇脉浙脉四明等語計必
漸爾銷融臣可以無贅獨湯韓兩字牽連尚無已
時臣請一言以相正夫湯賓尹業已不謹察處已
無續入長安之理韓敬以科場議勘亦難再與清
華之路若欲燃於灰而爲伊奔走效力則人心不
若是之愚明知於灰不可復燃而爲伊抱恨不平
則人心不若是之厚非愚非厚而舉東西南北相
率爲伊報復恐湯韓地位未到之罪祗見其胸中

嘗有湯韓欲借以證已而陷人耳若果聲金有據居家不法當以白簡直糾何必以飛矢橫加此套語之當除也套語除則議論清矣臣巡方竣事偶爾抱病旦暮間引領以望斯差之下或可釋擔還里惟是玄黃之戰之局面素有慨于曩時而爲勝不斷之議論重有慨于今日故直陳其大畧乃爾諸臣倘懷赤心報王之忠蓋固當早爲洗滌而

皇上一繹親賢圖治之遺詔不當嚴爲區別乎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乙卯四月廿三日

吏部文選司署郎中事主事今請告回籍胡來朝

爲身病難歸

君恩未報謹抒愚衷仰冀採擇事臣偃臥私寓忽捧

明綸賜臣回籍調理郎扶掖謝

恩聖主帷蓋之恩非臣犬馬所能仰報業許旦夕就

道漸遠

聖顏入山空回無補　清朝之萬一臣實自媿竊思

古人愛君尚有身後之誅臣雖不肖猶爲草莽之

臣除大典急務見閣部陳請臺省文章不敢續說

各衙門刑名禮樂之事錢穀兵馬之司各有職掌

不敢傍及謹就臣部用人所關
批荅誠偽所繫僭陳數欵
皇上試一垂聽可乎一曰
綸音之當實也
皇上不視朝常宮府間隔久無魚水相維之盛矣猶
恃誠意流通可效幹濟乃近日有未愜人望者輔
臣方從哲杜門請事如　允所請則立　賜施行
如其不　允則直言不　允之故使天下曉然乃
皇上支吾其詞則曰卿出視事旋即舉行輔臣將順
其說則曰先求舉行然後視事上下之間虛奇相

沿等于詼戲不知此可信臣民光史册否也毛下
果言礦稅托之三殿告成自有停止之日
皇上試思開礦抽稅果爲三殿乎由此言之
皇上之玩弄天下亦屢矣以玩弄之心又兼之以好
利嘗聞外間人語臣者則于君者也嘗今有不愛
錢之官則爲我
皇上不肖之臣矣此無非滑稽之談亦悲激無耻之
詞也伏望
皇上念臣主一體章疏之間實賜批荅從違
聖斷毋曰正心誠意人主厭聽也二曰淸議之嘗重

也國之有淸議是非邪正之辨凛如秋霜摧陷廓
淸之功比于武事故雖有跋扈不軌之臣毋畏忌
而不敢肆譬山澤之有虎豹蛟龍也邇年賢奸倒
置是非溷淆一時淸議之臣如邵輔忠徐兆魁王
紹徽喬應甲朱一桂劉國縉錢策等極力攻邪抑
之愈奮夫當衆黨明結之日海內誦德之時能獨
見獨行義不返顧人孰不願富貴乎如數臣者亦
已奇矣乃擯棄流落以至于今則天下之淸議不
久濁乎臣堂官雅請進用第臣在司日淺不及舉
行眞衆不瞑目矣忠讜難得人壽幾何卽今及稍

臣年力亟爲還擢用以不次猶病其晚况尚在不可知之數乎臣非爲數臣乞一官爲天下之清議不可絀也此外公論久屬者秦聚奎發憤上疏開舉　朝不敢開之口徐大化渾身是膽制諸人不敢制之奸槃使之削籍禁錮行道傷嗟非所以收人心培國脉也

皇上可靳非常之舉乎三日吏行之當一也吏道雜而難詰至今日極矣臣疲精勞神亦維于此輩爲甚語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此亦不可不更張之事也吏自都通而下名色冗雜弊端亦夥計

官秩之崇卑則二名可爲一名分守候之遲速則
典吏可改司吏上糧不甚相懸頗有正八正九之
異巧人希爲速化故立考中加考之名頭緒歷襍
簿書山積吏手一爲上下官品遂爲轉移故曰襍
而難詰者此也臣請以粟貢之法行之可乎府州
縣貢同謂之貢故　廷試揀選于有餘人不聞有
作奸徼倖者法一而可守也合無以後納吏不拘
大小衙門同定銀若干兩不許立令史司典條記
名色兩考赴京一槩大撥不得分揣撥揀缺差等
至于事竣冊籍挨次取選照身言書判定爲高下

高者授以州判縣丞經歷主簿下者授以驛遞閘壩倉巡盜名色既一則徑實難行等級不分則躐冶無用或亦簡行可久之法也但相沿既久似難議更然周公不分井田乎何以化爲阡陌三代不封建乎何以變爲郡縣隨時化裁要之救弊而已矣四日考語之當更也臣部員品隲庶官止憑考語故雙月另轉皆推敲于字句之間已條款上請矣迄今

俞旨杳然豈以考語字字傳神乎臣昔爲理官備問考語之事矣上官與屬員地方相隔分位相懸亦

有見其人而託以老少未與之語而評其心術神
情偶玉琢白不覺光芒意其少疲落筆未免黯淡
設有隱語未明對偶强湊註者未必有心觀者據
爲索質嘗見撫按揭劾有贓跡千百止得降調而
考語報部以一字疵纇遂斷終身能無一家之哭
乎臣之愚見除各官給由撫按伏
命仍用考語外至于季報進表止將才守兩端分爲
上下中三等上者優叙中者平轉下者劣處金玉
瓦礫開册昭然荅註者以一字關繫賢否自難草率
閱者據三等爲定案可不悞人不然近年附考多

以梱愊字面爲無用神竒字面爲機巧乃測而不中者多矣豈受借人才之道乎五曰加納之當停也自事例久開名器濫冐家貧守拙之人苦于積薪挾貲鬬巧之徒捷于登壟相沿不已壅積當作何狀矣縣丞經歷主簿等官所以待貢途正行及吏貢異等也乃半爲無賴小人得之平乎不平乎宂可異者掣籤定官矣一不如意則改納滋任推陞矣垂涎美秩則又納好官隨其擇取朝廷不得主持此不可之大者也寧惟是㢡轉王官矣復開納官之門則寒灰眞可復燃本無見缺矣浪定納

缺之價則見在置于何地此何不通之甚者摘其
太甚酌議停止或亦月攘之意乎夫　朝廷設此
爲利耳服之若輩者一錢貸之民間者萬倍亦何
利而爲之恐桓靈之世未必如此日今戶工窘急
之時卽臣部力爭未必見聽
內帑外帑各有定額當事之臣不能執持于
皇上之濫取而欲求補于閒納之毫釐是委瀆于尾
閭而借潤于支流也豈不悖哉以上數款妄欲感
悟　主聽必整飭銓政譬如塵露何禆高深倘蒙
聖慈採擇臣死不朽矣　　乙卯五月初一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爲言路空乏已甚懇乞
聖明亟下考選之命以光治理事竊惟國家設臺省
諸臣爲　朝廷備耳目之用凡
主德之瑕瑜朝政之得失大小臣工之不廉不法世
道人心之有邪有正匡正繩糾責在言官濟濟如
進茹則治徵也落落如晨星則陵夷之象也
皇上于言官遴簡不易登進更難如考選擬授科臣
李若珪臺臣孫之益等候命日久
俞允無期見在班行者除臺省應差之外不五六人
耳文戰之間不宜蕭條若此

皇上漫不加意若置爲可有可無之數用之太重而視之太輕其故不可解也竊歎年來議論紛然邪正相角前波未逝後浪復生三事大臣銳意剪刻使威鳳落翮祥麟摧趾則困厲階邇者陰騭漸揭水淸石見盗木占廠爲臺臣劉光復所糾發者貪横之公案昭然偷單換單係功郎王宗賢所訟言者欺罔之情形可按兩事案証已明諫臣論棄宜錄非見徐兆魁王紹徽等已經推用惟聽
疏被處之秦聚奎則有廷推起廢諸臣之

處起用之例在不妨　賜環之詔衍作彈冠之喜
庶幾天青日白之令而要之天下非遂晏然無事
也　宮府日隔　典禮多曠妖異頻聞災傷爲見
國計之艱難無策閫事之決裂可憂以世道人心
論之則燎然之勢雖衰沃弩之機正毋受損金之
間者作風波于陳言斷句之間爲空國之謀者藏
陷阱于詭異新奇之說使正氣少衰則邪謀將熾
譬之衛山無虎豹恐斤斧樵蘇者狂叫而戲其顛
也乞
皇上將候補科道張孔教新選科道李若珪等立賜

批發令其到任管事以諸臣識力堅定才猷練習必能清一時序弘濟時艱至吏部兩請張光房等五人俱以展采借奇之才置之進退無據之地衡因日久裁決杳然吏部宜擬定滑曾疏名上請以候
聖裁慎重于始所以尊主裁通變于今所以佐
宸斷第求國收其用人盡其材大臣謀國政不必拘拘于先後異同之間也至五臣之局正以終考選之局故臣敢于催疏併及之惟
皇上省覽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手〉

乙亥五月初四日